花潭集 全

重刊花潭先生集序

戊子不佞守松京謁花潭徐先生書院登逝斯亭想像先生考槃樂道亭亭物表之趣灑然太息有山高水長之思其上盖有先生塚云松京自勝國時儒人鉅公亦非不多而若其清通英粹玲瓏灑落直悟天人之學圃隱以後惟先生一人炳靈於玆地而已嗚呼當我 宣 靖兩陵之世眞儒輩出實中朝成弘之際亦天下文明之會也成化壬寅靜庵生弘治己酉先生生弘治辛亥晦齋生弘治辛酉退溪生其後四十餘年嘉靖丙申栗谷生自圃隱之歿不過百數

十年之内五先生併膺聚奎之運是豈偶然也哉然
世之論靜晦退栗四先生歸之以洛閩正源而至於
花潭則必以數學目之此固紫陽六先生賛併列邵
子之意歟謚先生者曰道德博聞曰文淵源流通曰
康其必曰康者抑有所符合於邵子歟先生當巳卯
薦科而不赴巳而以　厚陵叅奉召而不起卒後不
多年而　贈右議政朝廷士林之論一辭稱尊可知
也先生之學專在格致年纔髫齔家貧親使之從採
野蔬歸不盈筐問其何爲答曰有鳥自地至天竊其
理而終日忘其採盖其透徹妙悟窮格到底巳自幼

時不待理氣太虛等說而如此此也栗谷嘗以退溪之依樣勝於花潭之自得有所軒輊而此亦責賢者備也既曰自得則天機之棖觸人工之頓悟孔門與點鳳翔千仞之氣像非先生而誰松京人士將重刻先生遺集來索序於不佞不佞曰花潭山水清麗特絕先生之神情興會無間存没鳶魚活潑水石動蕩於斯求之可得其妙今此所刻零星脫落非先生之至者而苐不可以遠也略爲小叙以附其下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嗚呼遠哉

崇禎紀元後三庚寅季夏原城後人元仁孫謹序

花潭先生文集卷之一

賦

桃竹杖賦

惟后媼毓靈而效珍必奇崛之異地宜桃竹之獨挺寄絕嶼之孤峙託盤根於鰲頭蔭繁叢於龍推浴鯨濤之噴薄老千年之餘苔機其葉而竹其身皋其理而實其中饜清泠之幽宫戰幾年之霜風問誰氏之博物奪水仙之所寄削枝皮而爲杖煥紫玉之陸離質兮金石之堅確氣奪松栢之貞潔既正直而不亞類君子之中德吾愛爾之扶老并百朋之錫我知兹

杖之信義豈野夫之辱策吾將持獻乎九重錫廟堂之大老扶千金之逸躬護徐趨之鶴步鏗玉砌而有聲伴出入於禁闥不然策爾遠遊極壯觀之浩愽西掠奄嵫東拂若木南探火維北窮水天超崐崘而駕蓬萊揖上界之羣仙紛冒險而陟阻頼扶老而持顚擊妖蛇而搏猛虎撥林莽而挑危石然恐爾之中道效我職之不克使余身而失憑羌孑立而彳亍倘相與衛身遠害歸來委千金而論爾之功也吾然後棲遲乎衡門之下逍遙乎圭竇之中玩庭梧之霽月詠離柳之清風岸綸巾而徙倚聊與爾而優遊結平生

之知已豈出處之異謀重曰珊瑚兮修鐵柱兮勞豈
如桃竹風流格高允矣詩仙瀟洒同節杖兮杖兮撓
莫折趨時扶危毋吾斁兮

詩

謝金相國（名安國字國卿號慕齋）惠扇二首

問扇揮則風生風從何出若道出於扇扇裏何嘗
有風在若道不出於扇畢竟風從何出謂出於扇
旣道不得謂不出於扇且道不得若道出於虛却
離那扇且虛安得自生風愚以爲不消如此說扇
所以能鼓風而非扇能生風也當風息太虛靜冷

冷地不見野馬塵埃之起然扇纔揮風便鼓風者
氣也氣之撲塞兩間如水瀰漫谿谷無有空闕到
那風靜澹然之頃特未見其聚散之形爾氣何嘗
離空得老子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者此也纔
被他扇之揮動驅軋將去則氣便溢湧爲風故詩
曰形軋氣來能鼓吹
一尺𤶄飈寄草堂攎梧揮處味偏長誰知一本當頭
貫便見千枝自翰張形軋氣來能鼓吹有藏虛底忽
通涼不須拂洒塵埃撲竹杖相將雲水鄉

不擇茅齋與廟堂淸風隨處解吹長德和濟物兼玄
白道大從人聽翕張顧我無能驅暑濕賴渠還得引
秋凉丈夫要濯羣生熱當把泠飈播帝鄉

天機

壁上糊馬圖三年下董幃遡觀混沌始二五誰發揮
惟應酬酢處洞然見天機太一斡動靜萬化隨璇璣
吹噓陰陽槖闔闢乾坤扉日月互來往風雨交陰暉
剛柔蔚相盪游氣吹紛霏品物各流形散布盈範圍
花卉自靑紫毛羽自走飛不知誰所使玄宰難見幾
顯仁藏諸用誰知費上微看時看不得覓處覓還非

若能推事物端倪見依係張弩發由牙三重麾用旂
服牛當以牿擾馬當以羈伐柯卽不遠天機豈我違
人人皆日用渴飮寒則衣左右取逢原原處便知希
百慮終一致殊途竟同歸坐可知天下何用出庭闈
春回見施仁秋至識宣威風餘月揚明雨後草芳菲
看來一乘兩物物賴相依透得玄機處虛室坐生輝

觀易吟

坎離藏用有形先到得流行道始傳羲畫略摹眞底
象周經且說影中天研從物上能知化搜自源頭可
破玄不是聰明間世出難憑筍易試踏登盡言言外（上一作書不）

意仲尼非獨詩章編

二

羲畫周經動鬼神仲尼天縱引而伸廓開至理無遺蘊默契心通只在人

冬至吟

陽吹九地一聲雷氣應黃宮已動灰泉味井中猶淡泊木根土底始胚胎人能知復道非遠世或改圖治可回賡大工夫要在做君看剝致至朋來

二

天道恒流易悠悠老此身韶顏年共謝衰鬢日復新

復禮難三月知非又一春雜陽看漸長爲善勿因循

觀易偶得首尾吟以示學易輩諸賢

花巖不愛邵吟詩吟到堯夫極論時一未開來無混有二能交處坎生離神於水面天心得易向柳風梧月知秋洛春潭景何遠花巖不愛邵吟詩

又一絕

觀物工夫到十分日星高揭霽披氛自從浩氣胷中養天放林泉解外紛歲乙巳閏正元夜獨起依枕無寐因記前日所見吟罷雞旣鳴矣

笑戲

花巖不愛邵吟詩輸得堯夫閒靜時道不遠人須早復事皆方物莫教睽既知性處宜溫養必有事來皇太持自在工夫曾喫力花巖不愛邵吟詩

體述邵堯夫首尾吟聊表尚友千古之思

花巖不愛邵吟詩吟戲堯夫不試知鯤躍三千雖得地鵬搏九萬奈無期物皆藏用聖何棄代不乏人天有時間(虛一作)却當年經世手花巖不愛邵吟詩

開窻吟

孱寒窻牖忽向(一作)南開迎面冷風淑氣回湛湛太光依舊遠始知吾性所從來

有物吟

有物來來不盡來來纔盡處又從來來來本自來無始爲問君初何所來

二

有物歸歸不盡歸歸纔盡處未曾歸歸歸到底歸無了爲問君從何所歸

偶吟

残月西沈後古琴彈歇初明喧交晴寂遠懷裏妙何如

述懷

讀書當日志經綸晩歲還甘顏氏貧富貴有爭難下

手林泉無禁可安身採山釣水堪充腹詠月吟風足
暢神學到不疑知快活免教虛作百年人

讀參同契戲贈葆眞菴趙景陽昱

吾身鉛汞藥之材水火調停結聖胎混沌前頭接玄
毋希夷裏面得嬰孩三三砂鼎慇懃轉六六洞天次
第開余是玉都眞一子無人知道是回回

山居

雲巖我卜居端爲性慵踈林坐朋幽鳥溪行伴戲魚
閒揮花塢箒時荷藥畦鋤自外渾無事茶餘閱古書

二 聯詩筵作色面作近綠 一作聲到朝作暮好作閒

花潭一艸廬瀟洒類仙居山簇開軒面泉絃咽枕虛
洞幽風淡蕩境僻樹扶疎中有逍遥子淸朝好讀書

無題

眼垂簾箔也眼胞耳關門松籟溪聲亦做喧到得忘吾
能物物靈臺隨處自淸溫

二

疎慵端合卧衡門不是逃空謝世喧自是雲塵相迴
隔無人來問話凉溫

閒懷

處世逍遥語吐誠百年堪許影邊行平生未是探幽

眞每見雲山眼倍明

雨後看山

睡起虛樓忽上簾雨餘山色十分添看來難下丹青手雲巻高岑露碧尖

登高吟攜彥順(金惠孫)顧正(朴民獻)及黃元孫登金神寺後峯作

欲窮高處陟危峯仰面彌高高不窮若語天高猶未極始知足底是高蹤

遊山

身遊在半天平步躡雲烟不用求仙學心閒日抵年

大興洞

紅樹映山幷碧溪瀉潭鏡行吟玉界中陡覺心淸淨

知足寺

自卑延乎島高尙普賢峯山水吾有取沈吟倚短節

詠苔

崖广陰滲漉千年苔色綠自家知一般生意無拘束

雪月吟

冷積千山雪高明一天月庭前獨步人意思何淸潔

春日

郭外無塵事山窓睡起遲探春行澗壑看取好花枝

謝張教授綸惠桃樹

夢陟清都扣玉扉瑶臺春色覺依俙凌晨見寄仙桃樹疑是移從上界歸

二

故人知我玩花眞遠寄仙桃情見親旋斲榛荒窻外種會看繁蘂雨中新

種松

檻邉除棘種稚松長閱千年想作龍莫謂寸根成得晩明堂支日勤豐功

詠菊

園中百卉已蕭然秖有黃花氣自全獨抱異芳能殿
後不隨春艷並爭先到霜甘處香初動承露漙時色
更鮮飡得落英淸五內杖藜時復繞籬邊一作愛玩更無彭澤
眼綠兼金藥為誰妍

聞鼓刀

有鳥凌晨勸鼓刀鼓刀應在割烹庖年來盤上無鹽
久莫向屠家苦叫號

溪聲

聒聒巖流日夜鳴如悲如怨又如爭世間多少銜寃
事訴向蒼天憤未平

次韻答晋守李相國龜齡

半臥宮中樂莫涯頤神終日澹無何品題花卉知誰任管領溪山屬我家每會景佳能獨詠時因興劇共人歌泠然一覺遊仙夢不記林間春巳過

贈葆眞庵

將身無愧立中天興入淸和境界邊不是吾心薄卿相從來素志在林泉誠明事業恢遊外玄妙機關少著鞭主敬功成方對越滿窓風月自悠然

謝趙上舍玨惠筆

手封文寶遠相遺應謂山翁用有時載管旣非林下

事記聞安屬散人知只將題品溪山勝且得甄收風月奇自外都無間冗用養鋒時復錄新詩

次申企齋名光漢字漢之時爲吏判兼大提學韻

相國持平就政堂羣賢濟濟各矜長權時人物誰輕重範世文章獨主張律已旣能爲表率抽才未始校炎涼競依堯舜收功日應笑寒儒滯一鄉

原韻用先生曾寄慕齋謝惠扇詩韻

百花潭上一茅堂庭艸春深翠且長安樂只應師邵氏淸狂非故效琴張敎成白鹿規將熟裁得靑衿行亦京聞說古都文獻盛自慙全未擧窮鄉

又奉贈一首

許由非是强辭堯自揣無才動 聖朝投足太平知越俎不如孤往任逍遥

次企齋韻贈其子壻

願交季在眞腒初揖坐雍容體自舒鳳穴幾時爲伏㲉龍門他日化飛魚進修雖是由材器遷就還應賴養居欲效箕裘淸事業手持詩炙敢躊躇

次畱守沈相國彥慶韻

自喜淸時作逸民還嫌投刺謁邦君無才醫國超風土一作無心求刺趣紅塵有約一作志栖山卧白雲世上功名雖

不做道中糟粕尚能分睡餘忽被垂佳句爲謝先生更右文

次留守朴相國祐韻

花潭特地卜幽居爲愛林深車馬疎懶向壑中回杖屨浴沂狂性未能除

二

近日山齋剩讀書得吾邦宰樂紓餘擬邀司馬公靑眼一顧天津邵子廬

以桃獻留守朴相國

碧桃植在水雲鄉味帶淸泠風露香堪擬武陵源上

實獻吾呂父得先寄

奉贈留守李相國 濬

塵事何時盡講歡須及辰有錢能買酒無計可留春
花樹紅初綻柳絲綠半勻東君呈景物應笑不遊人

贈金都事 洪

三載憂勤在小官割雞能手亦堪觀他年宦貴知難
免此日溪山剩講歡

二

政清刑簡吏民安怪底雲林不一攀有寺靈通堪玩
景溪山雪月詠歸鞍

次沈別提宗元韻

潦倒年來白盡頭踈慵端合任天遊只能飮啄都無用自是人間一贅疣

次沈教授名義字義之號大觀子見贈韻

象外散人常晏如艸廬眞箇類仙居踈慵寡與還堪樂矣得雲泉自有餘

二

爲學長嗟坐冗叢未逢先正發余蒙辛勤做得工夫手五十年來似始通

三

孟軻先覺語思誠學到誠時自在行反省未能無內疚始知不足恃高明

四

君子要須造道深到收功處始休尋年來覷破眞消息自笑從前枉費心

五

屠龍不惜千金破壯志當年期帝佐歲晚山中歌紫芝紫芝一曲無人和

六

幽人屢見簞瓢罄懶汲前溪松下井大觀先生不世

翁遺余斗米資茶鼎

再次二首

一部羲經象理叢欲追三絶啓余蒙坎離互宅人知否些子天機未易通

二

花洞煙霞趁步深桃源何用枉探尋自從喫得閒中味臺裏乾坤認在心

次申秀才濩落花韻

東風織得百花文誰識天公用意勤不耐芳菲易衰歇故將詩酒一作句詠慇懃爲憐落葉辭枝下俯拾殘

紅滿袖薰造物無人堪與討靜居虛堂待申君

次申秀才上巳日見贈

林居無日不開顔況此淸明講雅歡門外花叢忘詠久負多今日共君攀

二

多少浮生鎖愁顔世間元不識淸歡始知平地仙凡隔郭外靑山人罕攀

寄申秀才六言 時寓極樂寺

峯五龍雲五氣地毓靈山產異羣賢聚競雷吟屠龍手他日試

有人讀南華經以詩示之

千里謬從一蹴差笑他諸子誦南華大經自有文章地不向一作用工夫著百家

遊歸法寺前溪

上下溪巒行復行偷閒半日有餘淸他年會住靑山麓只把琴書送一生

謝留守李相國龜齡昇騎從訪花潭

探勝溪山酒一壺兩三僮僕罷傳呼靑山紫陌隨豊約始信人間有丈夫

沈教授携諸生訪花潭卽席次其韻

日出東岑睡正迷忽驚山鵲向窓啼喜迎佳客推蓬
戸好看殘花襯馬蹄把酒未須愁夕景濯纓羸得弄
清溪天教樂事輸吾輩擬趁餘春約更携

謝府官諸公遊花潭見訪

萬疊青山一艸廬生涯數帙聖賢書時蒙佳客來相
訪爲有林潭畵不如

同林正字薈朴參奉淑遊朴淵

有懷宜輒遂百年未爲久吟節入洞天白雲糚衣袖
景奇或上詩興來時把酒窮秋感節換木落天地瘦
玆遊曷不樂同來皆俊秀

沈教授遊滿月臺示一律追次

愁外青山列障屛對罇休問半千萁國隨事廢關天數物逐時興職地靈攬景月臺詩愧短尋仙霞洞骨嬿腥講歡終日人無悄能樂何嘗坐祿冥

席上贈人

花下移罇松月高吟來堪擬邵堯夫況無童子隨冠者笑語時喧興不孤

奉畱守李相國滌飲以詩謝之

側罇特也聊爲故人開共酌中秋月下杯溪菊巖楓今更好約逢佳日得重陪

謝人

御駕衙門下攜罇話夜深千金珍重意投報愧荒吟

謝二生 李垧黄元孫贈衣庚子臘下弦

雲林有逸士高義無人知爼爵道中味不憂腹長飢錦繡裝其內身上無完衣飢寒世無比翻笑富貴兒孤吟雪屋下縮身如凍龜下交有李生解衣願與之厚意安能拒留之惟得宜爲人性慈良孝謹言不欺嘗患毋病篤嘗糞叩天悲黄生亦殊凡頴悟得天資兩生最善余數數來相隨黄生亦贈衣聊叙相厚意珍重贈以詩

送朝　京使

大觀惟君志投朝王帝前近光堯日月俯跡禹山川禮樂徵新見文章澗舊編清都多少事聽說亦泠然

送雷守沈相國罷歸江陵

丈夫行止任逍遥何用區區老市朝聞道江陵山水勝不妨漁艇與還饒

別朴瑟僩顒正

由來學術進由精遠器知君可玉成必有事焉而勿正待天機動自能行

送金彦順

聖門高學志居先正志纔持覺浩然實底工夫宜與力自餘萬事一聽天

敬德宮次沉教授韻

肎搆當日出宏謨故闕猶餘 王氣浮遐想遺蹤恭謖足縱觀隆宇屢搖頭落梨萬片飄庭際老柳千章蔭道周法座濫參文字飲夜來應惱夢神州

次靈通寺板上韻 明詩線泉絃千曲咽作泉流三面轉簇作色間作枯

沿溪一路入青林林下禪居晝亦陰觸石泉絃千曲咽依天山簇萬重深淸歡直欲朝連夜勝會應難後繼今數局閒碁談笑裏不知雲日已西沉

二

御風弭節下叢林塔影橫庭鎖夕陰寺廢到頭餘盡
濕山磨終古補溪深一元繞半難探昔億會歸來孰
記今有客逍遙遊象外任他天地自浮沉

題洪君澂醫人堂

偶得天慳半畝丘手栽花木屋成幽塵中形役人皆
醉象外神遊子獨休把酒時邀山月至援琴閒看野
雲浮自知疏散還堪樂不問升沈多少愁

題虛白堂 在海州

虛白堂中憑几人一生心事澹無塵太平歌管來飄

耳便作羲皇以上身

過龕津校贈廣文

蹇驢叩泮扃煩動主人迎引坐鋪重越陳懷慰旅情罇開賢聖酒豆薦亙貍腥京洛他年面應知眼更青

宿康翎村舍主人粗識字

羡君亭舍好眞箇類仙家窻豁迎風足庭空得月多移舟橫漭沆並轡訪烟霞此日團圞意他年記得麽

途中（以下六詩見遊山錄時嘉靖壬午四月始行九月乃還）

超然探興客動止不羈情境勝吟仍坐天晴樂便行江山千樣好風月一般清物外閒消息無人識得精

二

海東形勝地風景剩探佳浩曠江山眼清凉風月懷
早知安義命邦復飭形骸此去移居住林泉起小齋

憩俗離山下

吟杖足騰蹇行藏淡不煩塵中謝榮辱物外占凉溫
山色開人悅溪聲訴世寃悠悠千古事獨立向誰論

邉山

浪吟飛杖陟層巔四顧茫茫思渺緜萬頃青郊平削
地大洋滄海杳連天烟溪雲巘猶湛趂月榭風巖更
洒然淡泊茲遊心宇泰蓬萊何必訪神仙

宿智異山般若峯

峯乃最高頂也是日清明纖雲洗盡萬里廓然因日暮路遥遂宿峯上夜則星河皎潔弦月明朗林壑清瑩淑氣藹然生也比曉日出暘谷微茫泉岫漸皆呈露太初鴻濛之判想必如此乃作一詩

智異巍巍鎭海東登臨心眼浩無窮巉巖只玩峯巒秀磅礴誰知造化功蓄地玄精興雨露含天粹氣產英雄嶽祇爲我清烟霧千里來尋誠所通

金剛山

聞說金剛勝空懷二十年旣來清景地況值好秋天

溪菊香初動巖楓紅欲燃行吟林壑底心慮覺蕭然

聯句 用沈教授示諸生律中二聯韻

興邦必仗擎天手倡學還憑命世雄潭昔有周公時自理今無顏子巷隨空 僴

挽人

物自何來亦何去陰陽合散理機玄有無悟了雲生滅消息看來月望弦原始反終知鼓缶釋形離魄等忘筌堪嗟弱喪人多少爲指還家是先天

二

萬物皆如寄浮沈一氣中雲生看有跡水解覓無蹤

晝夜明還暗元貞始復終苟明於此理鼓缶送吾公

送沈教授 此三詩舊本在序文之下今移于此

故國三年敎諸生喜玉成離懷應不耐無路請陽城

二

花溪同濯足霞洞共傾盃象外逍遙地他年夢一回

三

青山數間屋黃卷一床書有問蒭蕘老年來太懶踈

花潭先生文集卷之一

花潭先生文集卷之二

疏

擬上 中宗大王辭職疏

草茅生員臣徐敬德謹昧死再拜上言于 主上殿下臣昨者伏蒙 聖恩授 厚陵叅奉聞 命惶懼竊以 殿下近年以來留神至治側席渴賢歲庚子上明揚有 旨令左右各舉遺逸故大提學臣金安國過聽臣之爲人備數充薦自是之後獲忝備望叅奉至於數再令吏曹上體 睿旨急於得人令大學諸生衆推有才學者以報臣又獲忝備報中擬使 恩

命及於臣之微賤臣鼓舞踴躍以爲 朝廷布昭公
道欲廣搜訪甄収亦及於林壑此曠古非常之擧也
有識之士孰不彈冠相慶願進於 闕下乎臣誠不
村義當奔赴應 命拜 恩勉自驅策以供所職竊
伏惟念臣本迂儒生長山野分甘窮寂加以貧窶疏
食菜羹亦或不給玆以筋骸早衰病亦侵尋臣年五
十有六有同七旬之老自知無及於用莫若養素林
泉以保餘年固其分也臣敢冒昧上還 恩命伏乞
早 賜俞允収復差除臣無任戰懼之至

擬上 仁宗大王諭 大行大王喪制不古之

失疏

草茅下賤生員臣徐敬德謹齋沐拜疏上聞于 王
上殿下倚廬之次臣聞 殿下儲貳東殿學問日進
於高明處巳以道動遵禮法簡重端莊有上聖之度
孝仁敬義有孚于中而聞達於外一命之士苟有知
見孰不欲披忠瀝誠以達 天聽哉臣在畎畝之中
疏陳 國家之事誠爲越分臣聞臣等亦在白衣三
年之列不得不言因論今日喪制不古之失有一言
可採獲蒙施行則不惟愚臣之幸乃大東士林之幸
也臣謂君父之喪天之經地之義亘萬古而不易者

也臣謹按斬衰一章有曰致喪三年謂子爲父服也
有曰方喪三年謂臣爲君服也聖人既取象於天觀
法於地制上下衣裳之度裁衰適負版之數寓哀摧
斬絶之容皆有深意因情以飾其文因文以檢其情
使賢者不過不肖者跂而及之乃聖賢用禮之勤也
今皆埽之只用長布之衣漫無衰適負衽之制有同
庶人喪服之規其不同者團圓其領布裹其帽而已
布帽之內著前日烏巾安有服君之喪而不去烏巾
者乎及退燕私免長布披白衣烏巾猶在乃復平昔
之容非喪人也及戴尺布之笠然後僅表一身喪容

之形安有　攢塗未乾遽形無哀戚之容也古之制
衰有麻縷多寡之差有麻材生錫之別服既有等冠
亦有差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則前日之
衰三升冠六升於此變矣服葛絰則絰亦變矣期而
練冠縓緣去其絰又期而大祥祥而禫禫而纖文既
有隆殺之宜又慮其有以死傷生者則有五十不成
喪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有疾者飲酒食肉之
文皆因其情之不可無者而制禮之變皆自吾秉彝
之天有叙也聖人制喪之意有以垂後世也臣聞既
卒哭　殿下玄冕烏帶羣臣烏帽烏帶以此行之於

三年之內臣未知玄冕之制何所據也玄冕乃諸侯
祭祀之冠也卒哭纔過君臣皆玄冠視事是不以喪
禮自處也禮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是憂民之憂而以喪禮自處亦自貶也今者玄冕烏
帶是憂　君父反出於憂民之下者耶臣未知玄冕
之制其於　殿下爲安之乎天理所在人心不可誣
也奈何逆於心反於天服非禮之冠乎臣恐儀註之
書是不知而作者也自非聖賢而用智穿鑿損益於
禮文鮮不爲後世之嗤笑矣夫何思何慮從聖人之
訓遵聖王之法如斯而已矣遇初終素弁絰旣除服

斬衰三升冠六升既葬哭成布六升冠七升服葛絰
視事則君臣素弁環絰如此豈非順乎何必變素弁
爲玄冠之制乎未知 朝廷郊迎 使命用烏帽烏
帶乎禮天子爲大夫士疑衰既葬除之我 國雖在
海外其在大夫之班則 皇帝親臨必以疑衰不爾
則素弁而弔禮曰凡弔事素弁絰安知使不以素弁
入國乎彼素弁我烏帽其於禮貌不亦謬乎凡使致
賵賻之物宜付之有司藏之外帑以備喪用之需禮
曰君子不家於喪獻子之喪旅歸四布孔子聞而賢
之况我 殿下不比大夫之家者乎固不宜付之內

帑以備內用內帑亦非爲私儲周禮天官冢宰兼典
泉府之職使宮伯之官相參出入雖王者不得以私
之　殿下新政之始固不宜示人以私節財用厲廉
恥莫在此一事也臣聞制襄之日旋被袞戴冕是吉
凶相遠之大者而同日服之可乎易世大事也君位
大寶也今受大寶在大喪也是其卒迫可乎　殿下
之固拒不受其孝仁敬義有出於所性之固有而不
得以揜者存也在廷之臣猶持固必　殿下亦以輿
情大欝有不得已而從之是大失君臣之體尊卑之
禮貽笑於後世謂今日有知春秋之義者乎今日詩

之不得則又明日請之待 殿下斷自聖衷降旨曰然
後爲之則旣有以將順其美又有以慰安 孝思亦
未晩也萬事之統綱紀之寄亦有 殿下之所進退
此持句弩審發之日非納諫轉圜之時有迫於輿情
而從之其於首出之義未有也或以周康王之事諉
之者是則宋臣朱熹固嘗有論康王之朝覲不得不
爾以周代殷未久也大國强藩旣會同來朝不得不
盛禮以見之今我 國遠在海外無大國鄰接於外
四境之內奄爲一家臣民之所屬望四方之所歸嚮
擧在儲貳東殿之日內外顒然固不可以康王之朝

班之則既卒哭素弁視朝其可也如不得已而爲虞
王之事　殿下胡不以一言麾之曰吉凶不可同日
服卿等且退明當視朝則豈不截然有以聳動羣聽
哉臣竊恐　殿下在東殿之日其於聖賢之業帝王
之學未嘗留意也凡貴於學問者在我見理明處事
精則及臨事不眩也　殿下春秋鼎盛聖資高明當
志於聖賢之業帝王之學然後大業可與至治可期
也臣以白笠一事言之生員進士儒生白笠三年之
制失輕重之倫非聖人之制也聖人制五服自士以
上羣臣應服斬衰三年士以下庶人及庶人在官者

應服齊衰三月而除庶人之喪月則從緦衰之數而服則從齊衰之重者以恩則有厚薄以義則不敢降其尊也恩旣有厚薄情豈無輕重之等也今移三月之喪引之於卒哭五月之數旣失其經也又引之於三年之喪而同之殊無意謂降齊衰之重爲弔服白衣引三月之輕置之三年之久皆不揣情文輕重之倫妄有所進退自以爲有加於聖人耶文不可過也情不可引也在庶人之行者三月之外飮酒食肉其情也其禮也今引之於三年自仁人君子其飮酒食肉亦不得自禁也禮也情也其有引之於旣葬之後

而食肉者其權也厚也況儒士之生於京師者無幾而其在遐遠之鄉無慮千百足迹邈夐　天門生不識　天顔如此而服之者徒有義存也引之於三年之久則居江湖者手竿背笥之不能無也處山藪者臂弓持罝之不能無也彼不自漁獵則無得而食也披素戴白而爲是事事與義睽情與文違理不當有如是耶其有以生員進士儒生班之士而不置庶人之行者是不考禮文之言也禮曰寓公爲國君齊衰三月與民同也有曰爲舊君齊衰三月仕而已者也此不在庶人之行明矣爲舊君猶止服三月之喪其

在儒生服三年之喪豈其情乎情不忠惡也又不中
愆也是謂愆禮愆禮慝樂君子不由也奈之何制不
情之服爲非禮之喪使學古談禮義之士由之也左
右之意必曰以　先王四十年休養之恩不可不厚
報也臣謂不可也臣子之於君父不得以恩之輕重
而進退其喪期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
祭之以禮可謂孝矣　殿下方欲以孝爲治其可以
制非禮之喪使儒士服之乎此在　殿下裁自聖斷
早賜降責生員進士儒生凡庶人在官者白笠三年
之制一皆從罷能於禮爲便　殿下問諸左右左右唯

知篤於報先追遠而難於應　旨然是爲苟也豈可
以非禮事我　先王乎又以　山陵一事言之古者
墓而不墳至於成周立丘封兆樹之制設冢人之官
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昭
穆爲左右又令同姓諸侯大夫士葬於前後凡有功
者居前唯死於兵者不令入兆域之內是則冢人預
擇公墓之地於一處旣辨其兆爲之圖而葬之以備
他日之葬自先王以下皆於是而占之今不立冢人
之官一從風水之說世各占地　山陵每開一所且
臨時擇地雖同姓宗室之墓皆令溝之而去山庭之

外民田亦皆荒之一陵之入地亦廣占民無芻牧之所 隆運至於千年之遠則 園陵相望於畿郊之外田野盡荒不容餘地民不得居焉百里之內夐絶人跡獘至於此臣不知何以處之伐石之役流毒畿內之民一石之重千人不能移一片之長弁與梓棺之長而伐之猶未免四片之封則何必以長爲哉古者立樹兆之制未聞石馬石羊等之物石俑取其象人而用之則貴於近似徒以夸大爲事高幾數丈頑焉贔屭有同鬼神令士大夫之家爭慕效之不出十百年之外石槨盡拔而山從而頹矣伐石之役程

督嚴峻民糜鞭末短褐衝雪舉皆皸疲竟夕未退抱
凍原野而死者不知幾人勿亟之　旨雖下有司急
於集事未暇恤顧非獨有司之責勢使之然也流俗
之弊其於君父誠敬有未足而徒事浮文之末欲出
古法之上其獨賢乎哉不如速朽之言雖出於一時
聖人亦豈肎爲一時立無用之訓哉不如之言誠有
以也臣謂家人之官當依古制立爲經遠之規伐石
之制亦宜加裁減庶幾無流害於民也臣山野之人
螻蟻微誠無路自達白首頹齡更何望哉欲一言致
忠於　殿下臣之所抱又豈止此値　殿下諒闇之

日未暇及之臣近見韋布之士抗章者有之類以寒
賤之言無適用者而棄之臣謂芻蕘之言聖人擇之
伏願　殿下勿以寒賤而棄之非獨愚臣之幸士林
之幸也臣病伏山野未獲親拜　闕下無任悃愊戰
懼之至謹拜疏以　聞

書

荅朴枝華實君書

某屢辱不鄙之問穌慰不淺然顧余未熟於禮經旣
無參攷折衷之見何以復大孝所需之一二而某之
不佞不揣固陋尚志前古其行事往往取笑於時俗

持此無足以塞大孝之問大孝旣叅攷禮書自有以
酌行之何以贅說爲也然其屢問之勤不容無說來
書祖以上之主書名今則諱名而書是則不惟有乖
父前子名之禮而前後不類甚無意義況三世皆有
功勳補職則宜在諱名之列無疑後是足以蓋前非
不可不改且大孝有官則大祥服玉色衫恐不違於
時禮也學者苟志於古雖無官亦可服之旣大祥祔
遷之禮恐當從横渠之說旣祥撤几筵禮也來書言
欲不撤有所不忍不可徑情而行之先王之禮不敢
過也來書言旣祥未禫之間遇朔望仲月則殺禮薦

祭于先祖恐得其權宜禮有三年之內以墨衰行之
之文則來書之言暗與之合也來書言大祥之日辭
墓而返魂豈可無一祭以告還耶未詳所示之意旣
返於家行祥祭則不可無略告之祭於墓若行祥祭
於几筵則不必復祭於墓也但旣返於家恐略設反
告之祭於先祖影堂似可后土之祭當在後而不得
先在禮有明文不可從俗之謬妄來書言吾東方之
俗先后土旣久恐神之不歆吾之後享此說似非傳
曰神不享非禮后土之有知則先祭之非禮恐却不
享也以某之所見復之未知果合於大孝之意否望

須質諸古禮參之今酌以行之也冀孝履康迪

復朴顧正帖

承辱示從審鼎祻安和穌慰穌慰近者阻奉曠當相就講論楓嶽遠日候浸蒸勢似不可欲於猪江側卜築望後帶君實同來執事似易也某之進退熟慮有素不以人言去就衰老自揣不堪已書辭狀待 厚陵人來致之耳甲辰五月初五日敬德復

復朴顧正朴君實帖

病困承問兼藥物便覺醒穌僕年前來氣衰寒齋短褐得寒疾困其所矣乍寒乍熱乍汗一日之中四五

不能飯月餘殘軀虛竭勢似不能久留莫非天也示服制三月當除不得一日引之也五服月數外不得加也今 國制白衣冠終三年已立法矣除正服後著白衣冠可矣（時先生持靖陵服係禮制）僕幸保得到花潭可一往敬德復

復朴頤正帖

戀承書問穌慰穌慰僕爲暑濕所困氣穌健未也示何異之言似乎過是未過也仁人孝子之有深愛於其親者行見皤然之耋老其中怵焉惕如也知吾子推老之心其亦有及於朋友也僕年來兩鬢素颯氣

力衰遲任得人間閱幾歲月乎春經大病之餘困憊尤深爲其友者可不憂之耶僕秉秋凉當寓潭舍然無寓客處舍弟未能別構屋所收材皆不可用勢未能別構祇冀玉攝自重乙巳六月十六日敬德復

雜著

原理氣

太虛淡然無形號之曰先天其大無外其先無始其來不可究其淡然虛靜氣之原也彌漫無外之遠逼塞充實無有空闕無一毫可容間也然挹之則虛執之則無然而却實不得謂之無也到此田地無聲可

耳無臭可接千聖不下語周張引不發邵翁不得下一字處也摭聖賢之語泝而原之易所謂寂然不動庸所謂誠者自成語其淡然之體曰一氣語其混然之周曰太一濂溪於此不奈何只消下語曰無極而太極是則先天不其奇乎奇乎奇不其妙乎妙乎妙倏爾躍忽爾闢孰使之乎自能爾也亦自不得不爾是謂理之時也易所謂感而遂通庸所謂道自道周所謂太極動而生陽者也不能無動靜無闔闢其何故哉機自爾也既曰一氣一自含二既曰太一一便涵二一不得不生二二自能生克生則克克則生氣

之自微以至鼓盪其生克使之也一生二二者何謂也陰陽也動靜也亦曰坎離也一者何謂也陰陽之始坎離之體淡然爲一者也一氣之分爲陰陽陽極其鼓而爲天陰極其聚而爲地陽鼓之極結其精者爲日陰聚之極結其精者爲月餘精之散爲星辰其在地爲水火是謂之後天乃用事者也天運其氣主一乎動而圜轉不息地凝其形一主乎靜而權在中間氣之性動騰上者也形之質重墜下者也氣包形外形載氣中騰上墜下之相停是則懸於太虛之中而不上不下左右圜轉亘古今而不墜者也邵所

謂天依形地附氣自相依附者依附之機其妙矣乎
風族飛族之羽
載形皆此理也
先生又曰虛者氣之淵也
又曰一非數也數之體也
又曰理之一其虛氣之一其粗合之則妙乎妙
又曰易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氣無乎不在何所
疾哉氣無乎不到何所行哉氣之淡然無形之妙
曰神既曰氣便有粗涉於迹神不囿於粗迹果何
所方哉何所測哉語其所以曰理語其所以妙曰
神語其自然眞實者曰誠語其能躍以流行曰道

總以無不具曰太極動静之不能不相禪而用事之機自爾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

又曰程張謂天大無外卽太虛無外者也知太虛爲一則知餘皆非一者也邵子曰或謂天地之外別有天地萬物異乎此天地萬物吾不得以知之也非惟吾不得以知之聖人亦不得以知之也邵子此語當更致思

又曰禪家云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曰眞空頑空空者非知天大無外非知虛卽氣者也空生眞頑之云非知理氣之所以爲理氣者也安得謂之

知性又安得謂之知道

理氣說

無外曰太虛無始者曰氣虛卽氣也虛本無窮氣亦無窮氣之源其初一也旣曰氣一便涵二太虛爲一其中涵二旣二也斯不能無闔闢無動靜無生克也原其所以能闔闢能動靜能生克者而名之曰太極氣外無理理者氣之宰也所謂宰非自外來而宰之指其氣之用事能不失所以然之正者而謂之宰理不先於氣氣無始理固無始若曰理先於氣則是氣有始也老氏曰虛能生氣是則氣有始有限也

又曰易者陰陽之變陰陽二氣也一陰一陽者太一也二故化一故妙非化之外別有所謂妙者二氣之所以能生生化化而不已者卽其太極之妙若外化而語妙非知易者也

太虛說

太虛虛而不虛虛卽氣虛無窮無外氣亦無窮無外旣曰虛安得謂之氣曰虛靜卽氣之體聚散其用也知虛之不爲虛則不得謂之無老氏曰有生於無不知虛卽氣也又曰虛能生氣非也若曰虛生氣則方其未生是無有氣而虛爲死也旣無有氣又何自而

生氣無始也無生也旣無始何所終旣無生何所滅老氏言虛無佛氏言寂滅是不識理氣之源又烏得知道

鬼神死生論

程張朱說極備死生鬼神之情狀然亦未有說破所以然之極致皆引而不發令學者自得此後學之所以得其一而不得其二傳其粗而不見十分之精某欲採三先生之微旨以爲鶻突之論亦足以破千古之疑程曰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此盡之矣吾亦曰死生人鬼只是氣之聚散而已有聚散而無有無

氣之本體然矣氣之淡一清虛者瀰漫無外之虛聚
之大者爲天地聚之小者爲萬物聚散之勢有微著
久速耳大小之聚散於太虛以大小有殊雖一草一
木之微者其氣終亦不散況人之精神知覺聚之大
且久者哉形魄見其有散似歸於盡沒於無此處享
皆不得致思雖三先生之門下亦莫能皆詣其極皆
掇拾粗粕爲說爾氣之淡一清虛原於太虛之動而
生陽靜而生陰之始聚之有漸以至博厚爲天地爲
吾人人之散也形魄散耳聚之淡一清虛者終亦不
散散於太虛淡一之中同一氣也其知覺之聚散只

有久遠耳雖散之最遠有日月期者乃物之微者爾
其氣終亦不散何者氣之淡一清虛者旣無其始又
無其終此理氣所以極妙底學者苟能做工到此地
頭始得覷破千聖下盡傳之微旨矣雖一片香燭之
氣見其有散於目前其餘氣終亦不散烏得謂之盡
於無耶

往者某與朴先生光佑討論及此朴乃耳輒明快
不知其後朴果能致力於十分盡頭否也

粗述獨見貽朴公頤正許君太輝及諸來遊於門
者此論雖辭拙然見到千聖不盡傳之地頭爾勿

令中失可傳之後學遍諸華夷遠邇知東方有學者出焉

又曰造化鬼神神易陰陽之極致處後學有多得於繫辭傳周程張朱之說要在做工不輟大段著力然後乃有見爾

又曰嘗欲發揮繫辭微旨程朱皆極其力然略說破後學無蹊可尋類皆見得粗處不見底蘊某欲加敷衍淺見令後學泝流以探其源殫吾精力盡時著書有志未就良亦一恨然不足恨也注脚更添注脚奈後學苦其繁複亦莫之致思何

乙巳閏正月初五夜秉燭而書焉 已上四編皆先生尉丞時所著

復其見天地之心說

古之聖賢於至皆嘗致意堯陳朞閏之數孔論天地之心程邵亦皆有說後之學者須大段著力於至日上做工夫所得甚廣非如格一物致一知之比也若於一物上十分格得破則亦見得至理顧於至日則所該廣大耳至日乃天地始回旋陰陽初變化之日也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先儒皆以靜見天地之心程子獨謂動之端乃天地之心邵子則以動靜之間言之程邵立言有異初無二見皆就一動靜兼陰

陽之上而語之似邵指太極之體程謂太極之用也反本復靜坤之時也陽氣發動復之機也有無之極於此擬之而先後天之說從可知也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謂此也庸所謂誠自成道自道者謂此也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亦於此而體之方天地淨洒洒元酒之味淡大音之聲希漠然虛靜若無所事一陽之復倏爾而躍其不自容已之妙是可見天地之心也無改移者何謂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朞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至日候之以漏箭測之以臬表度與日

之分恰周得本數若合符契未嘗盈縮些二一毫萬古常常如此可見其心之無改移也天地之中庸至善至信之德於此而識之神易之無方體於此而見之日乾回南春輝北陸陽吹九地氣應黃宮可不謂之無方也乎晝夜改度寒暑相禪無一刻停留可不謂之無體也乎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此語盡至日之理也一陰一陽一動一靜此本非兩事只是天之一事陰陽一用動靜一機此所以流行循環不能自已者也或曰至中至善至信之德只得於至日上語之其於他不得語之乎曰無時不然無物不有三

百六旬之運二十四氣之分無非至日之流行者所
謂時中也然不此至日則天地更始陰陽之際動靜
之交辰宿之躔陸野之分皆得復其本位十分齊整
者也萬化之所自萬殊之所本此陰陽大頭顱處可
以一貫之者也反於吾身仁智之性忠恕之道無非
至日之理暫於動靜微於瞬息

溫泉辨

天則主陽地則主陰火熱而水涼其性也火則未聞
有寒者而泉或有溫者何也邵子曰一氣分而爲陰
陽陰陽半而形質具焉陰陽偏而性情分焉知此則

泉之溫無足恠也天未始無陰地未始無陽水火互
藏其宅且天之陽常貫乎地之虛而地不得而不受
故曰天一而實地二而虛陽蘊於地中氣或輻湊於
一處積而蒸鬱泉脉被他蒸薄而熱坎之中實亦見
其陽潛於水中水生於天一而成於地六土生於天
五而成於地十是則水與土未必無陽也況日之出
入於地之上下陽之融會初無內外渾然爲一則地
豈得不蒸薄而或鍾其熱乎泉於是滲漉其流不得
不沸蒸也不獨泉爲然凡物之氣散則凉聚則熱故
艸積則生熱糞積則自焚氣鬱不舒而然也無物無

陽者也木中有火石裏藏焰硫之土得火而爆石之灰得水則沸陰從陽者也泉爲陽迫則熱火能迎物而威遠故可以照射而涸水水不能迎物故雖近於火少有間則不得滅火火之氣虛故不自停留著物而留然隨焚隨盡不爲陰所制故無寒火水之形稍實濁以旣聚則久而不散旣有形故爲陽所移而熱陽得兼陰而陰不得兼陽故陽全而陰半陽饒而陰乏陽尊而陰卑是乃君統臣夫制婦而君子得以役小人中國得以服夷狄豈不知陽始於一而陰終於十此陰陽之分而理之必然者也

聲音解

天有陰陽大小異氣地有剛柔大小異質氣變於上而象生焉質化於下而形具焉日月星辰成象於天水火土石成形於地象動於天而萬時生形交於地而萬物成時之與物有數存焉物有聲色氣味聲之數爲盛故邵子窮陰陽剛柔大小之數原本以推體推體以致用致用則體數退而本數藏矣天之用數百有十二地之用數百有五十二於是推正聲正音之字母列之爲圖聲有高下故分以平上去入闢翕隨焉音有屈伸故別以開發收閉清濁隨焉日日聲

陽之陽也其聲宜平以闢多良以下七聲皆爲平闢之字則知其爲日日聲陽則主闢也日月聲陽與陰也其聲宜平以翕禾光以下六聲皆爲平翕之字則知其爲日月聲陰則主翕也日爲星者月爲寒寒者星者之餘也陰從陽者也故月之聲從日之星而禾之聲多聲之變也光之聲良聲之變也日月同聲而特闢翕異而讀官與龍之聲則知龍聲乃官聲之變也而變闢爲翕翕者爾獨心聲變之爲翕則推不得是爲龍字下白圈乃有聲而無字者也若使心聲變以爲翕聲則似可作琴字然非翕聲之正也白圈之不成字

調之則琴聲之似也三箇黑圈列於毋聲之下者卽所去陰體數四十八也是不唯無字乃無聲者也日星聲太陽中之少陽也其聲亦宜平闢比日日聲則爲不甚闢開丁以下六聲皆爲平闢之轉則知其爲日星聲但不若太陽之太闢爾日辰聲太陽中之少陰也其聲宜平翕回兄以下六聲皆爲平翕之字而甚於太陰之翕也則知其爲日辰之聲星爲晝辰爲夜夜者晝之餘而陰從陽者也故辰之聲從星之聲而回之聲開聲之變也兄之聲丁聲之變也星辰同聲而唯闢翕異爾君爲二字下白圈乃牛男二聲之

推不得者也推其例變闢爲翕則牛字似可作鉤聲男字似可作堪聲然闢翕不楷正故不爲字而徒有其聲也龜字乃牛字下白圈之成字者也推聲之變字固不成於闢而成於翕者亦有成於闢而不成於翕者也牛下之圈從日日聲妻字之變而不成字者也上去入三聲皆平聲之推也月日星日辰日之聲皆多聲等字之變也日月星月辰月之聲皆禾字等聲之變也月辰星辰辰辰辰之聲回字等聲之變也其中白圈皆從其變位第幾字而推也字聲之無窮於八十三聲之調是自然之理更推不去又約以求其

本則不出於多禾開回四聲七調之外矣至於水火土石之音則與日月星辰之聲其變同一規也其開發收閉之四調切以清濁猶平上去入之四變分以闢翕也惟在聲則陽爲闢而陰爲翕在音則柔爲清而剛爲濁其故何也以水則明而火則暗土則疎而石則確爾水者火之質火生於水故火之音從水之音土者石之質而石生於土故石之音從土之音也是則清濁有異而音則相從而近也發收閉三音之調皆開音四調之之變也黑圈之方卽所去陽體數四十是爲無音者也其白圈之方皆前音之推不得

而有音無字者也火土之音多於他音何也四行之中土居其多其生成之數亦多火潛而不常現其用則至大也辰之入聲石之閉音獨少於他何也天有四辰日月星則顯而辰不顯且辰屬夜自戌至寅爲夜夏至萬物用事之夜極短則戌與寅猶在用數而亥子丑全不用也地有四行水火土居多石次焉石之爲物全於質而氣不饒故不能生物化物然則辰石之字不亦少乎聲之數止七音之數止九何也天之用數常盈於六而極於七故天星之明可見者北斗而數止七晝夜之數過七則變矣地之用數常止

於九故開物於月之寅閉物於月之戌亥子丑三月不爲用數究於九而變化極矣是則聲不得不七箇調列音不得不九㨾調列音不得不九㨾調切聲衍以至於八十三字音衍以至於百有三十二字摠聲音字母之數二百有一十五括盡變化之要雖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字之變皆不能出此區域以其撮其本而紀其會爾有如諺書之十六字母約而盡矣天地之數窮於十六日月星辰之聲水火土石之音相乘而皆至於十六矣聲主清濁而音主闢翕乃反以闢翕隨聲而清濁隨音何也

其平上去入卽聲之淸濁而開發收閉卽音之闢翕故淸濁隨音而闢翕隨聲互相備而以見聲字之不能無音音字之不能無聲也故平上去入每聲之中開發收閉字具焉開發收閉每音之中平上去入之字具焉日月聲必以多良以下七字當之何也是則於字林中求其平闢之聲如多良等字聲異而平闢同則引以當之不必多良獨可爲平闢之聲推多良之聲類則凡可爲平闢者皆爲日日聲此特括其字毋爾古黑等字亦然音主調切故不拘於平上去入而惟開淸同調則當水水之音不必古黑獨爲開淸

也音之調不出於喉腭舌齒唇而喉腭舌齒唇之交則變化不窮開發收閉括盡喉腭舌齒唇之變聲不出平上去入音不出開發收閉何哉豈溫涼寒燠氣節於四時雪月風花景分於四致歟聲音妙處在數原其本而致其體退其體而達其用至於窮萬物之數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哉

跋前聲音解未盡處

圓圈而白者象陽之虛明方圈而白者象陰之虛明虛明之地聲音必通今謂之有聲音而不成字者轉闢爲翕變清爲濁則有半聲半音之不成字者理之

必然無足疑矣圓圈而黑者象陽之窒塞方圈而黑者象音之窒塞窒塞之地聲音必不通則非獨無字而聲音亦無也字雖不成而半聲音者宜著其變其無聲無字者宜去之亦著於圖者示數之體用迭爲進退爾但吾方之音多訛故難於上去開發之辨然比之華語不失本字之調而差訛爾如宮音曰舌居中吾亦讀來便如此故知差訛而不失本字之調且訛成一規從訛而要通亦有此理看聲音圖理透則便見破了初不係邦言之差訛爾 象音之音鏡陰

皇極經世數解

三百六十乘三百六十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乘十二萬九千六百則爲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年○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年自乘則爲二萬八千二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億○二萬八千二百二十一兆九百九十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億分之十二限每限一十三億九千九百六十八萬之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年以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爲一而數之每限爲一十三億九千九百六十八萬也○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

百一十六萬分而十之每一分十六億七千九百六十一萬六千年○每年進六日則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十二萬九千六百者六故曰十二萬九千六百年進六日以十二萬九千六百爲一日計之乃六日也○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每年進六日則爲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者六也分而十之則每一分爲十六億七千九百六十一萬六千日者六合十則六十日也○凡十二限每限一十三億九千九百六十八萬之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年進六日得日如其限數者凡六○

限數分而十之一億三千九百九十六萬八千年得日如其數者六合十而計之六十月也○朞數三百六十六日歲數大率三百六十日曆數三百五十四日有奇○子月至巳月陰陽餘空各六午月至亥月陰陽餘空各六○三百六十日并餘空二十四配三百八十四爻體數三百八十四去乾坤離坎卦二十四爻則三百六十也三百六十用數也三百六十十之而去其三者交數也取其七者用數也三百五十二日用數也半之得一百二十六日以進六分也日有晝夜以成十有二分也每十日進一分凡四月進

十有二分也餘六日以進六鬊合交數之六日共進
十有二鬊也分則三分日之一也三其四月則爲歲
三百六十日之三其十二分則爲三十六分也以三分
爲日得日十有二也三其十二鬊則爲三十六鬊以
十鬊爲分得分有三而鬊餘六也○大率一歲三百
六十日進退六日凡十有二日也加餘數六交數合三
十六日進退十八鬊凡三十六鬊以成一日六鬊也
閏餘凡十有二日推餘交數之閏則凡一日六鬊也
○用數之用二百五十二日加交數之十二日爲二
百六十四日實用之數也積十五年用數之日足亢

十年之日數也○十年進退六十日爲閏餘也積十
年餘交數之三十六日則爲三百六十日積十年之
一日六釐則凡十日六十釐以十釐爲分凡六也三
分爲日得二日凡十二日恰充一年之閏數也○十
二萬九千六百年推餘交數之日爲歲三百六十日
則得年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以進六日一萬二千九
百六十年得日七萬七千七百六十日退六日亦如
之十二萬九千六百爲日則得一日餘二萬五千九
百二十當十分日之二凡十二萬九千六百年餘交
數之閏進退十二分也一日二分也○十二萬九千

六百去其三者交數也取其七者用數也十二萬九千六百分而爲十則每分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七之得九萬七百二十年半之得四萬五千三百六十年以進六日以四萬五千三百六十爲日而得六也日有晝夜故進退皆日共十二日也每三千六百年進一日以四萬三千二百爲日而得一凡四萬三千二百年進十有二日也餘二千一百六十年以進餘分之六合交數之三千一百六十年共進十有二分也九萬七百二十年乃用數之用二百五十二日之積而得者也二百五十二日用數而每日行三百六十

之數也以二百五十二乘三百六十則得九萬七百
二十之數也餘二千一百六十年以進餘分之六者
卽餘六日以進六釐之積而得者也餘六日每日行
三百六十之數則爲二千一百六十年也交數二千
一百六十年亦進六分者卽交數六日以進六釐之
積而得者也交六日每日行三百六十則亦爲二千
一百六十年也六釐之積亦二千一百六十釐也三
百六十釐爲一分則爲六分也三十釐爲日則二千
一百六十釐得日七十二每日行三百六十日則爲
二萬五千九百二十日也○二千一百六十年以進

餘分之六六分卽二萬五千九百二十日也○三其
四萬三千二百則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三其餘交
之十二分則爲三十六分○四萬三千二百年進十
二日三其十二日爲三十六日以三日爲日共十二
日也三十六分以三分爲分共十二分也十二萬九
千六百年進六日退六日爲閏餘分進六分退六分
故小運之變以十二三十乘之至於六十則進三百
六十六日也其退亦如之○用數九萬七百二十年
積至於二萬八千二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萬七千
四百五十六億自小運六十變而得之也○三百六

十乘三百六十則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十二萬九千六百乘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則爲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年○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乘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則爲二萬八千二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億年○二萬八千二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億分而爲十二限每限一十三億九千九百六十八萬之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年以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爲一而數之每限一十三億九千九百六十八萬也

○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分而爲十則毎分十六億七千九百六十一萬六千年○十二萬九千六百年進六日以十二萬九千六百爲日而數之得六也○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年毎年進六日以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爲日而數之得六也分而十之則毎分一十六億七千九百六十一萬六千年進六日以一十六億七千九百六十一萬六千爲日而數之得六日也合十分之日則爲六十日也○二萬八千二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億分而爲十二限○毎

限一十三億九千九百六十八萬之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年進六日如其數者得六也又分而十之則每分一億三千九百九十六萬八千之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進六日合十分之日爲六十日也凡六限進三百六十日加餘交數之六分積而數之則進三百六十六日矣○以一十三億九千九百六十八萬之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爲日而得六分也分而十之則爲六十分得六日也六限三十六日也自第二十二段三百六十卜乘三百六十以下至此一母出算法時有不同處○十二萬九千六百年進六日以十

二萬九千六百日爲日故退十故也如左數○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進六十日以一萬二千六十日爲日一元之日數亦如此以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分爲日○以三百六十乘十二萬九千六百而得之三百六十日則得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也以三百六十爲一日得四千之日

六十四卦方圓之圖解

內卦三十二之初陰儀○內初二爻自姤至師爲少陽自遯至坤爲太陰○內卦三十二之初陽儀○內卦二爻自復至同人爲少陰自臨至乾爲太陽○天

自旣濟以上至乾地自蹇以上至姤一百五十二陽
一百十二陰爲用數之用也凡四十六卦生物之卦
餘卦不能生物去乾坤離坎而言之則天自賁以上
地自艮以上爲用數之用二百五十二天自明夷以
下地自謙以下乃交數不用之數不能生物○天自
旣濟以上至乾地自蹇以上至姤一百五十二陽一
百十二陰合二百六十四加賁艮之半四陽二陰則
二百七十三百八十四分爲十而七之得二百七十
以十二月言之去其交數亥子丑三月而取其用數
九月之數則二百七十也陰之二十陽陽之二十陰

合爲四十○六之一○二十四也○半十二也合三十六○乾兌離震○陽自噬嗑至旣濟陰自井至未濟六陽六陰者十二自睽至需自蹇至晉八陽四陰八陰四陽者各六○大有夬二卦十陽二陰比剝二卦十陰二陽各二對（二對之二性理大全作三當作二）○乾兌離震陽長之數坤艮坎巽陽消之數乾三十六以下各卦中之數

卦變解

用蓍之法推大衍之數布其分卦揲扐之序而究其奇偶老少之變便得恰成六十四卦及占所值一卦

則又不得不推其九六之變而辨其貞悔觀其本之
然後占其一爻一彖此六十四卦之變所以各具六
十四卦總成四千九十六卦所謂引伸觸長之者也
朱子推卦變列爲三十二圖覆以觀之則六十四具
每圖之內一爻變者凡六二爻變者十五三爻變者
二十四爻變者十五五爻變者六六爻變者一六皆
不變者一值一爻二爻之變者在三十二卦之內則
占本卦爻辭四爻五爻之變者在三十二卦之後則
占之卦爻辭獨三爻之變通二十卦前十卦在三十
二卦之內後十卦在三十二卦之後值三爻之變者

雖占兩卦彖辭而前十卦以貞爲主後十卦以悔爲
主詳在變爻例不用復說惟布卦變行列三次高低
者皆有條理如第一圖乾爲本卦則獨標於列行之
上姤爲一變之首則亦次於上遯爲二變之首則亦
次於上至於大過則遯之變例一章盡矣其无妄中
孚大畜在二變之中而皆變例一章中之首故次於
中行否爲三變之首則亦次於上行至咸而變例一
章盡矣渙爲變例一章之首而獨次於下行者奇偶
分類從之横看則可見益賁損三次之列亦然觀剝
爲四五變之首則亦次於上行坤之獨置於最下之

列行者從復之變而且爲反卦之本故也姤爲第二圖自姤以下三十一圖率皆如前圖矣據圖灼然易見啓蒙雖看處不在是矣

朴頤正字詞 幷序

朴氏民獻初字元夫請改於余余曰元者天德之首而衆善之總也非初學所宜自居不若改之以頤正則有用力自勉之義況淞其所訓必充所期之數而後已則亦不失爲元夫矣余故撰字詞以示之而幷及改之之意云

天地之正稟全者人其正伊何曰義與仁仁義之源

至善至眞如水未波如鏡未塵情一用事或失其正
其始也幾差其究也狂聖彼狂罔念蠢與物競惟聖
克念德與天併聖狂之分一蹴息敬子旣知有事於
博約盡顧於明命宜時導養敦復初性閑邪存誠正
斯內充充之之極浩然氣雄收天下善歛之厥躬道
不遠人聖可學至洙泗心學濂洛其嗣擴前啓後莫
盛乎子朱子紹述羣聖搜極源委說不虛生擧經踐
履明揭學的以示來裔是可以依歸日星仰止吾知
子之遠器期與之擬儗務潛其學以求其志一動一
靜惟朱是視子之業之德不日新日進則小人之儒

難乎免矣子其勉之毋貽余恥 嘉靖壬寅孟夏下澣

金士伸字詞

吾友進士金君漢傑以其字有犯年父請改於余余以士伸字之士伸者士而伸者也所伸何事伸其經綸之志也士尚友千古以伊傅之事周召之業爲吾之所當伸者而期之則他日凡吾之所伸者其較兩漢之士而功名不足收矣况今明良際會子之抱利器屈且久鯤躍鵬搏此其秋矣吾知子之伸有日旣屈則伸理之勢也勉吾子以當志於古人之所志作字詞之意也

序

送沈敎授義序

送人以言相厚之道也顧余窮而囊無一金請以止之一言獻也夫天下之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止天吾知其止於上地吾知其止於下山川之流峙鳥獸之飛伏吾知其各一其止而不亂其在吾人尤不能無其止而止且非一端當知各於其所而止之如父子之止於恩君臣之止於義皆所性而物之則也至於飮食衣服之用視聽言動之施豈止之無其所也推以往之動者之投靜勞者之抵逸執熱則就凉乘

困則打睡夫動勞之不得不止於靜逸熱困之不得不止於涼與睡是則不待智者而後知所止也君子之所貴乎學以其可以知止也學而不知止與無學何異文藝其亦一學也當嚴立課程盡其力量必充吾所期之數而其究也視所攻之藝利鈍收功與不而一切放下退聽於無事則豈非超然知所謂止者哉事有紀極不可漫無始卒之序而引之也大觀子其於攻詩也少而力老不輟其所著雅健著實薄於風騷今既脫藁可謂勤矣其於仕也不卑小官委質聽天白首爲郎終無愠色可謂恭矣及知開城教無

日不視學授其業勉其成使後進小子豹變蠖伸而
鼓舞也可謂勞矣以余觀之七十康強不可謂不壽
官居下大夫之後不可謂不貴又以能詩聞也不可
謂無成既壽且貴又教餘事毋於不朽則向所謂充
吾所期之數者似可謂滿足矣過此以往吾知先生
之不能力也然則棲身於逍遙之地遊身於澹泊之
所不其時乎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蓋時行而行
則行而止也時止而止則止而止也既坐止止之域
則詩不必苦吟仕不必馳騖形亦不必抖擻煩動而
思爲可憧憧往來而不止乎孔子既衰矣則不復周

夢知其止止止也邵子之詩曰不讀書來十二年知其止讀也又曰閒而不清是一惑老而不歇是二惑是知閒宜止於清老宜止於休閒不清老不休非惑而何吾先生既已抵老而投閒正可坐忘而不走作把來身心都止於無思無爲之地之時也所謂無思無爲者異乎瞿曇之寂滅老聃之虛無禦寇之潛九觀莊周之御六氣伯陽之服鉛汞彼雖自以爲天下之學莫尚於吾術而夷考其所爲則率未免滯止於一隅豈吾儒大中至正該體用一動靜顯微無閒之道也凡吾所當止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然則如何用功

而可止於無思無過之地也曰持敬觀理其方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也接一物則止於所接應一事則止於所應無間以他也則心能一及事過物去而便收斂湛然當如明鑑之空也然而顧吾持敬未熟則方其主一之時不爲泥止者鮮矣泥止則亦爲累爾必持敬之久而能主靜以御動外不泥止而內無滯止然後無思無爲者可幾也先生有齋扁以大觀所謂大觀恐無大於止止也先生頗有古人之風其於處世毁方而瓦合不爲崖異絶俗之行苟能知所謂止止之所與其止止之時而止之則可與衛武而並

驅亦未晩也若乃長趨濶歩窺蹟於李杜之壇而不免句之癖猶在則殆不類於昭氏之鼓琴也哉如曰詩可以娛情性惟在勿喪其志仕當安於義命斃而後已云爾則其亦可也余方讀易得止字於艮之繇辭於先生之行推廣其說以爲贐也

銘

無絃琴銘

琴而無絃存體去用非誠去用靜其含動聽之聲上不若聽之於無聲樂之形上不若樂之於無形樂之於無形乃得其徼聽之於無聲乃得其妙外得於有

内會於無顧得趣乎其中奚有事於絃上工夫

又

不用其絃用其絃絃律外宫商吾得其天樂之以音樂其音音非聽之以耳聽之以心彼哉子期昌耳吾琴

琴銘

鼓爾律樂吾心兮諧五操毋外淫兮和以節天其時兮和以達鳳其儀兮

又

鼓之和回唐虞兮滌之邪天與徒兮操㦲洋人孰耳

兮繁而簡有餘味兮

花潭先生文集卷之二

花潭先生文集卷之三

附錄

年譜

皇明孝宗皇帝弘治二年本朝成宗康靖大王二十年己酉二月十七日先生生于松京禾井里之第母夫人嘗夢入夫子廟遂有娠生先生焉

八年燕山君乙卯先生七歲[illegible]八聰明英元年果剛毅正直敬信長者之言

十五年壬戌先生十四歲讀尚書先生年近志學始知讀書松京有一講書者從而受尚書至朞三百講書者不肯授曰此舉世鮮曉者先生悟之退而精思十五日通之乃知書之可以思得也

武宗皇帝正德元年 中宗恭僖大王元年丙寅 先生十八歲 讀大學

讀致知在格物慨然歎曰爲學而不先格物讀書安用於是乃盡書天地萬物之名糊於壁上日以窮格爲事

二年丁卯 先生十九歲 娶夫人泰安李氏 宣敎郎繼之女○此條不知的在某年今姑附焉

三年戊辰 先生二十歲○先生嘗曰吾年十便欲不貳過

四年己巳 先生二十一歲 遊嶺湖諸山 先生苦嗽三年晝忌食夜忌寢者或數日閉門危坐血氣聲滯遂遍諸名山滿年乃還

十四年己卯 先生三十一歲 被薦于薦擧科 時朝廷設薦擧拜松京以先生薦之辭不赴

世宗皇帝嘉靖元年壬午先生三十四歲夏遊俗離智異諸山有紀行諸詩

十年辛卯先生四十三歲中生員會試先生雖不喜擧業至是以夫人命赴擧中司馬

二十三年甲辰先生五十六歲除厚陵參奉大提學金公安國及館中儒生相繼薦引故有是命辭不起冬恭僖大王昇遐服齊衰三月國制儒生無服只白衣冠三年曰君父之喪安可無服乃服齊衰先生著原理氣等說時先生得疾幾至不救曰聖賢之言已經先儒註釋者不必更爲疊牀之語其未說破者欲爲之著今病亟如是不可無傳乃草原理氣理氣說太虛說鬼神死生論等四篇

二十四年仁宗榮靖大王元年乙巳先生五十七歲春草疏極論國

恤喪制不古之失國制卒哭後君臣皆玄冠視事先生以爲不合古制乃引禮經之說請加釐正疏成而不果上人莫曉其意步言孝陵方在諒闇過哀將有叵測之禍也七

月　榮靖大王昇遐服齊衰三月世傳仁廟嘗書先生及鄭北窓名于屏間欲俟異日擢置台鼎云

二十五年明宗恭憲大王元年丙午先生五十八歲七月七日易簀于

花潭書齋自甲辰冬連在床褥是日病革令侍者舁出潭上澡浴而還食頃乃卒○臨終有一門生問曰先生今日意思何如先生曰死生之理知之已久意思安矣八月葬于

花潭後崗丑坐之原有墓表題曰生員徐敬德之墓

四十五年丙寅　大朝陸光祖問本國能知孔孟心

法箕子疇數者尹月汀根壽以先生及寒暄靜菴

諸先生對 時尹公奉使如京師國子學正陸公以此爲問尹公答曰徐敬德開城府人隱

居花潭講明性理之學而數學尤精恭僖王屢召不至終於家○宣廟初詔使許公國魏公時亮

問東方有知孔孟心學者李文純公滉以先生及寒暄一蠹靜菴晦齋慕齋爲對明年歐公希稷至

又問有如程朱者眉巖柳希春高峯奇大升議對如前

穆宗皇帝隆慶六年 宣祖昭敬大王五年 壬申九月 筵臣趙

廷機請加 贈官職 啓曰徐敬德學行敎人爲世名儒而 明廟朝追贈時有

司只據生時叅奉九品而贈佐郞物情未洽上曰不論其德行而唯以踐歷之官爲高卑此誠

不可

七年癸酉五月知中樞洪暹等又請加 贈 洪公及知經

筵鄭公宗榮特進官尹公鉉右尹尹公根壽 啓曰徐敬德雖學主於數然其德義立言高出前儒

只贈佐郎請更贈柳公希春曰敬德學術至數若邵康節蔡元定之於程朱故李滉論其不的然道德踐履則有之

神宗皇帝萬曆元年癸酉配享于崧陽書院成七峯壽益爲開城經歷卽鄭文忠舊宅立祠祀之以先生配享焉

三年乙亥五月命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兼領經筵監春秋館事朝臣請加贈先生職　上曰敬德所著書多論氣數而不及於脩身之事無乃是數學耶且其工夫多有可疑處副提學李珥啓敬德工夫固非初學所可法其學出於橫渠其所著書若謂之脗合聖賢之旨則臣不知也但世之所謂學者只依先儒之說以爲言而心中無所得之敬德則深思遠詣多有自得之妙實非文字言語之學也　上許之有是命賜諡曰文康道德博聞曰文淵源流通曰康

十三年乙酉立神道碑于墓前上護軍朴民獻撰同知南應雲篆別提韓濩書

三十三年乙巳刊文集先生沒後門人朴公民獻許公曄裒集詩文刊行於世其後亡失於兵燹至是殷山縣監洪霽復蒐集入梓

三十七年光海君元年己酉建書院于花潭潭在府東崁峴門外十里許石崖環抱潭水縈迴自靈通寺衆壑分流合爲大川而瀉于潭山多杜鵑花紅映潭水潭之得名以此也先生父母之墓在此山故先生在世時作書齋往來居息學者皆從問學于此至是留守洪公履祥與經歷鄭公默及一鄉多士謀卽其地建書院以祀之配以朴思庵淳許草堂曄閔習靜純皆先生門人也

四十二年甲寅賜額花谷書院

毅宗皇帝崇禎紀元後六十六年肅宗大王十九年癸酉

賜祭于花谷書院上幸松都遣禮官致祭

一百十三年今上十六年庚申　賜祭于花谷書院上幸松都亦依先朝舊典遣官致祭

門人錄

閔純字景初號杏村驪興人舉遺逸官至持平少從駱峯申公光漢學後事先生聞主靜之說而味之名其齋曰習靜配享花谷書院

朴淳字和叔號思庵忠州人文科官至領議政謚文忠受學於先生得聞性理之說尤邃於易退溪嘗

稱之曰與朴某相對炯如一條清氷神魂頓爽有
文集配享花谷書院

許曄字太輝號草堂陽川人文科官至慶尚道觀察使初從鎭川李公畬受易後事先生于花潭先生疾革口占原理氣等四篇以遺之有文集前言往行錄配享花谷書院

朴民獻字元夫先生爲改頤正號琵琶咸陽人文科官至咸鏡道觀察使師事先生深有所得撰先生神道碑銘有文集李正齋顯益曰花潭門人習靜土亭守庵鍾城琵琶耻齋草堂蘊齋思庵卽其高弟而草堂蘊齋思庵又以文鳴者其作神道碑文也屬筆於琵琶琵琶之見重於

其同門如此頃見花潭書院配以諸弟獨不及瑟間盖以橫撥受謗故也然后潭日記錄其事醜差之甚而守菴作行狀極稱其寃栗谷守菴皆非爲虛語者未知果如何也

李之菡字馨仲自號土亭韓山人舉卓行官至縣監妙歲受易於先生僑寓隣舍主人婦乘夜欲亂之公擄理呵責先生聞之稱謝不已曰公敬德之師非敬德之友也而況受業耶祀保寧烏谷祠

洪仁祐字應吉號耻齋唐城人生員律身制行一遵小學講論經義辨釋精明先生嘗云多聞志學之人可與進步者惟洪某一人有文集祀沂川祠

朴枝華字君實號守菴旌善人嘗爲吏文學官旋棄

之有學行以禮律身博極羣書所見精確有遺集

四禮集說先生有答論禮諸書

鍾城令球字叔玉號蓮坊受業於嚴用恭儒士尹鼎

竟卒業於先生勉焉孜孜死而後已

南彥經字時甫號東崗宜寧人舉經明行修官至府

尹李澤堂植云公爲全州府尹時朴叅判民獻以一律送之曰同事花潭今幾年烏頭安得力牆全其結句曰別後應須各努力門弟編中挂字傳觀此則當入潭門無疑矣

崔櫟字大樹完山人常愛近思錄性理大全初受業

於先生有詩曰終宵對月非耽景盡日投竿不在

魚先生歎曰此眞道體之吟也

金惠孫字彦順慶州人官至郡守早事先生礪志學
業晩年尤喜讀易
馬羲慶字仲積號竹溪木川人栗谷在東銓擧孝廉
除叅奉謝恩卽歸不仕師事先生潛心經學
申濩字文源高靈人文簡公光漢之子中司馬或勸
之仕不應受易於先生
朴黎獻字希明民獻之弟官止司饔院直長自少俊
偉才氣不凡年未志學謁花潭先生從遊於門下
之士能知趍向性疎蕩不事擧子之業
車軾字敬叔號頤齋延安人文科官至郡守十歲誦

詩書受學於先生貫穿經史又能美詞翰絕異倫

類

李均貴元孫皆庶人也從遊先生之門有士行先生

有謝二生贈衣詩清江集云松京市人得侍花

潭遂棄其業而慕之甚篤

金漢傑字士伸開城人文科官至府使先生爲作字

詞

崔自陽通川人進士子簡易岦往花潭次五山韻曰

先人曾有受小子久無間易上

尋餘論其如一管斑白

註曰先君遊先生門

鄭芝衍字衍之號南峯東萊人文科官至右議政行

狀云弱冠受業於嚴素齋或

遊於徐花潭成笑仙之門

尹聃壽字天老海平人嘗遊先生之門爲士類所推重尹自遂宗之曰朴敎官枝華崔進士自陽從祖承仕公諱聃壽學于徐花潭先生堂叔松齋公與敎官講學多所契書稱簡易深於易範之學蓋有所自云

姜文佑字汝翼晉州人文科校理乃庶類也

李仲虎字風后號履素齋己卯士禍後以師道爲己任樞府受業者日數百人

金謹恭字敬叔號惕庵開門授從祖述花潭此見澤堂別集

而朴南溪云李金兩公本非花潭門弟未知是否

張可順字子順號思齋結城人嘗遊先生之門力學求道踐履篤實於六經諸子靡不博洽而於周易尤喜研索所著書曰人事尋緖曰東儒錄公及門文景公箕禹處士南

陽在從遊之列

碑銘

有明朝鮮國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兼領 經筵 監春秋館事諡文康公

花潭徐先生神道碑銘 幷序

聖人百世之師也然而生不與同時雖可以興起而不可以親炙之也足跡未嘗及門則雖與之同時君子之教亦不可得以聞之也二者皆不得聖人而爲師將不求其道可乎孟子謂曹交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所謂有

餘師者指性而言也蓋一性渾然萬理畢備恭敬
奉持於未發之前隨其所發無不可師承受順行於
感物之際天下之師道孰大於是然自非明睿絕世
之資孰知吾性之眞可師哉先生所生之國卽箕子
之國也然而世之相後旣遠其道皆湮沒而無傳矣
先生所受之性卽堯舜之性也故能因其端緒之見
而師之終得與聞乎吾道者也先生姓徐氏諱敬德
字可久自號復齋又號花潭唐城人曾祖學生諱得
富祖進勇校尉副司勇諱順卿考修義副尉諱好蕃
妣保安韓氏自祖以上世居豐德修義公娶韓氏于

松京因家焉副司勇公家貧耕人之田而分粟甚均
田主信之不自莅分正德丙子松京火延燒無遠近
名曰天火火及修義公家廚草蓋也修義公焚香祝
天曰平生不敢爲非義忽有風起卷草蓋以去人謂
累世積德所感妣韓氏嘗夢入夫子廟以弘治己酉
二月十七日生先生于禾井里自幼聰明英果剛毅
正直敬信長者之言立云則立坐云則坐年近志學
始知讀書松京有一講書者先生從而受尚書至朞
三百講書者不肯授曰此非但吾所不學舉世鮮曉
者先生怪之退而精思十五日通之乃知書之可以

思得也年十八讀大學至致知在格物慨然嘆曰爲學而不先格物讀書安用於是乃盡書天地萬物之名糊於壁上日以窮格爲事究一物旣遍然後又究一物方其未窮也臨食不辨其味行路不知所趨至如溷湢忘其便旋而起或累日不睡有時闔眼則夢中通其所未窮之理雖古人三年不窺園冬不爐夏不扇無以過也時年二十餘蓋不論晝夜不問寒暑危坐一室者三年稟氣雖剛思索太過至於成疾不能出戶雖欲不爲思索亦不得也如是者又三年病乃稍愈前後六年無物不格惟理之本原猶隔一膜

至是皆通之年可二十四五蓋古人之格致由大學之教先生之格致由本性之妙考之於外雖似不同要其所至沕然同歸何也理一故也先生有以自信然後乃取四書六經性理大全等書讀之與前日所得於格致者怳然相契先生曰吾未嘗理會者讀書省悟者多矣其間微詞奧義先儒所謂非知道者孰能識之等處吾向也有不費多工夫而曉解者又曰若不危坐思慮不一思慮不一不能窮格又曰古人云思之思之鬼神其通之非鬼神通之心自通耳又曰就所當然之中可見所以然之理又曰理之錯綜

處在數上分曉又曰人知外象外數之可知不知內象內數之難知夫物格知至者知性知天之事也先生年未三十物已格矣知已至矣又曰吾五十而後意誠功程之有序如此又曰吾少也不得賢師枉費工夫學者不可效其工夫又曰學者雖制行甚高見處若不灑然終爲可人而已且不免退步不可不知也又曰吾二十便欲不貳過天性至孝其居憂讀禮至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不得旣殯望望焉如有從而不及旣葬慨然如不及其返而息未嘗不三復流涕因心篤於兄弟化行於妻妾子弟有過只溫諭不以

嚴辭責之平生惡崖異之行與鄕人處終日言笑不見有異也家至貧或連日不炊而常晏如接引後學見其長進喜形於色觀其晦跡山林若無意於世間時政闕失輙發嘆盖未嘗忘世也先生季年德益盛粹面盎背望之而可知有道者也鄕隣化其德有爭辨則或不至官府而來洛決焉正德己卯設薦擧科松京以先生名薦之辭不赴嘉靖辛卯以大夫人命到京師得司馬而歸甲辰以故大提學金安國及館中儒生薦除 厚陵參奉不起其冬 靖陵賓天國制儒士無服只白衣冠三年先生曰君父之喪安

可無服乃服齊衰三月是年得病幾致不救先生曰
聖賢之言已經先儒註釋者不必更爲疊床之說其
未說破者欲爲之著書今病亟如是不可無傳乃草
原理氣理氣說太虛說倚枕而書之皆在集中已而
病間乙巳春草疏極論喪制之失疏成而不果上莫
曉其意或言 孝陵方在諒闇過哀將有叵測之禍
也七月 孝陵昇遐喪制亦如之先生自甲辰冬連
在床褥丙午七月七日昧爽卒于花潭書齋享年五
十八臨易簀有一門生問曰先生今日意思何如先
生曰死生之理知之已久意思安矣松京士庶聞之

來哭者相續於道以其年八月十二日葬于花潭之
岡先墓之側從其志也先生歿後三十年今 上八
年也先是 明廟朝已 贈先生六品官至是臺諫
並乞 贈以高秩臺諫又乞 贈謚 上命議大臣
贈右議政謚曰文康道德博聞曰文淵源流通曰
康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有志於道者雖有良材
美質皆曰賢師難得終至於醉生夢死者皆是先生
能自奮發得於性上卓然自立使學者皆知雖無師
傳可以學至而孟子之言益驗於千載之後先生有
功於後學大矣可謂上接箕子之統下啓道學之傳

也配泰安李氏宣教郞繼從之女辛酉正月七日卒
亦葬于花潭同兆異穴生一男一女男應麒掌隸院
司議女適士人柳景湛側室子二人應鳳應龜應麒
生一男四女男佑申幼女長適任鍊次適李應祐餘
幼景湛生一男二女男益講肄院習讀女長適忠義
衛尹福次適康好善應鳳生二男長春鶴次雲鶴銘
日
三聖相承同出一原堯以一語舜益三言孔門三千
終傳數子顏事四勿曾對一唯聖賢授受猶待諄諄
道喪言湮無傳曷因嗚呼先生能自得師不由人傳

乃自性推心爲神明理涵其中吾心不盡於理未窮
能窮其理是曰知性爲此有道思作睿聖先生勇詣
是究是思厥理躍如若或相之物無不格知然後至
眞妄旣分自能誠意正脩以下道本一致自始至終
不容不二先生之學上無所傳鄒孟之言如合符然
二三遺篇大義炳炳開示幽賾後人之幸象數之窩
尤極精微天胡嗇壽俾不發揮偏荒其地叔季其辰
先生之功有倍古人歿後褒贈非所敢期彝與於已
有關於時碑于花潭塋之有穹人盡敬之大東師宗
門人嘉善大夫行龍驤衛上護軍兼五衛將朴民

獻撰

同年嘉善大夫同知中樞府事南應雲篆

鄉人活人署別提承訓郞韓濩書

萬曆二十三年乙酉五月　日立

言行雜錄

皇極經世數解者乃徐處士花潭君所著也未知算得無差否似聞此人不見此釋義等書而自窮到此亦一奇事第未知果合邵老本數與未也(出退溪集)

有一處記盧蘓齋事云少遊泮中一夕登明倫堂忽然起舞性傳疑其不然問許草堂草堂乃舉程子

說指手舞足蹈一段且言之曰汝看書看義理能無鼓動時乎性傳云旣則有之豈至起舞草堂曰樂之淺者只鼓動而已樂之深者必至起舞仍言花潭見佳山水必舞近見蓮坊錄花潭言行一條云余與友生訪先生不遇先生追至滿月臺進薏苡粥先生曰吾平生罕食乾飯此粥乃吾本分遂起舞使我歌之余其時不知舞之之意老來方知其意未知程子此言果如草堂之論花潭之爲乎出退溪集問目

善問

壬申九月　啓曰敬德有操行又有學問朴淳許曄

皆其弟子淳語臣曰儒先錄中徐敬德可得請於
上而叅入耶臣對曰徐某固有學行但其學數
學也奈何淳答曰邵康節以數學得隨程朱之後
蔡元定以數學亦附朱張之間爲人太槩正而以
學淑其徒得叅儒先錄何妨臣答之曰我未詳其
事實公可親 啓上前而爲之 出柳眉巖希春日記

乙亥五月 贈故處士徐敬德爲議政府右議政敬
德開城人天質聰穎特出少業科擧叅司馬榜旋
棄所業卜築于花潭專以窮格爲事或默坐累日
其窮理也如欲窮天之理則書天字于壁旣窮之

後更書他字其精思力究非人所及如是累年於道理上慌然心明其學不事讀書專用探索旣得之後讀書以證之常曰我不得師故用功至深後人依吾言則用功不至如我之勞矣其論理多主橫渠之說微與程朱不同而自得之樂非人所可測也常充然悅豫世間得失是非榮辱皆不以入其胷次爲專不事治産屢空忍飢人所不堪而處之晏如也其門生姜文佑齎米詣敬德坐于花潭日已亭午敬德論議動人略無困悴之色文佑入廚問其家人則自昨糧絕不炊云其所著文集行

于世議論時與聖賢有差異故李滉以爲非儒者正脉云 中廟朝薦以孝行拜參奉不就 明廟朝命贈戶曹佐郞至是廷議請加 贈而朴淳許曄是其門人故主論甚力 上謂侍臣曰敬德所著書予取而觀之則多論氣數而不及於修身之事無乃是數學耶且其工夫多有可疑處朴淳曰敬德常曰學者用工之方已經四先生無所不言只理氣之說有所未盡故不得不明辨云淳因言敬德窮理用功之狀 上曰此工夫終是可疑今人譽之則極其威毀之則極其惡特爲失中李珥

曰此工夫固非學者所當法敬德之學出於橫渠
其所著書若謂之脗合聖賢之旨則臣不知也但
世之所謂學者只依倣聖賢之說以爲言中心多
無所得敬德則深思遠詣多有自得之妙非文字
言語之學也　上許贈以議政許曄每尊敬德以
爲可繼箕子之統聞珥論敬德之學出於橫渠責
珥曰君言如此僕所深憂者曰花潭之學兼邵張
程朱則可矣君精專讀書十餘年後可論花潭地
位珥曰恐珥讀書愈久而愈與公見背馳也先是
曄謂李滉曰花潭可比橫渠滉曰花潭所著何書

可比正蒙何書可比西東銘瞱無語至是其誇張益甚至以爲氣都張程朱之學可謂不知而妄言矣出李栗谷珥經筵日記下同

退溪似遵行聖賢言語者而不見其有自見處花潭則有所見而見其一隅者也出栗谷別集下同

近觀靜菴退溪花潭三先生之說靜菴最高退溪次之花潭又次之就中靜菴花潭多自得之味退溪多依樣之味花潭則聰明過人而厚重不足其讀書窮理不拘文字而多用意思聰明過人故見之不難厚重不足故得少爲足其於理氣不相離之

妙處瞭然目見非他人讀書依樣之比故便爲至
樂以爲湛一清虛之氣無物不在自以爲得千聖
不盡傳之妙而殊不知向上更有理通氣局一節
繼善成性之理則無物不在而湛一清虛之氣則
多有不在者也理無變而氣有變元氣生生不息
往者過來者續而已往之氣已無所在而花潭則
以爲一氣長存往者不過來者不續此花潭所以
有認氣爲理之病也雖然偏全間花潭是自得之
見也今之學者開口便說理無形而氣有形理氣
決非一物此非自言也傳人之言也何足以敵花

潭之口而服花潭之心哉惟退溪攻破之說深中其病可以救後學之誤見也蓋退溪多依據之味故其言拘而謹花潭多自得之味故其言樂而放謹故少失放故多失寧爲退溪之依據不必效花潭之自得也

辛未九月與安習之遊天磨山宿靈通寺朝起循溪而下山迴谷轉水石清幽到花潭有草屋數間荒園細逕幾不可辨步上後麓拜花潭先生墓墓封纔數尺土階無砌墓前立小石碑刻曰生員徐某之墓再拜而作徘徊瞻眺懷仰高風悽然退還墓道小

用入草廬廬非先生舊居也圯而移葺于後圃者
也隔壁有一婢居守渾問曰先生有子幾人對曰
正室只有一子妾子又二人又曰先生之歿在丙
午七月當病革時令侍者舁出潭上澡浴而還食
頃乃卒渾問何爲是澡浴乎答曰賢者之歿必須
如此乃正終之義也渾與習之相顧咨嗟以爲小
婢猶聞此義流風餘韻信乎其猶可徵也雨霽出
潭上潭皆石磯高揷潭邉或據溪心水石清激小
山環抱秋葉蕭瑟磯上有石竅二所人言先生張
傘之處好事者爲先生鑿之云磯上苔深山空水

深懷先生而不可作則考德論世之感於是而不能已焉先生以高世之才求道於遺經玩而樂之有以自守而無求於外寒飢之極至於數日無食十褐蔽體人有不堪其憂而方且頹然處順涵泳乎道義之腴睟於面背充於門閭而不願人之膏粱之味則其深造自得之功有以積於中而形於外者可知也是豈一節之士聞慕之徒有所指擬柔獲而可得於此哉若夫造道之醇疵契悟之淺深猶當姑置於感古之日可也鼻比撤座獨抱一世而舊廬無人陳迹蕪沒寒山野日殆不可問遊

人過士俛仰於荒山之濱猶足以起頑廉懦立之志淸風卓範感後世而淑人心也深矣嗚呼遠哉

昌寧成渾謹書（出牛溪渾文集）

花潭先生有學到不疑知快活免敬虛作百年人之句不知其學之造詣者頗訝之趙龍門昱見有以一詩來示者曰此乃花潭之作其詞曰將身無愧立中天興入淸和境界邊不是吾心薄卿相從來素志在林泉誠明事業恢遊刃玄妙機關少着鞭主敬功成方對越滿窓風月自悠然龍門疑其台許太過遂次其韻曰至人心迹本同天小智區區

滯一邊謾說軒裳爲桎梏誰知城市卽林泉舟逢急水難回棹馬在長途合受鞭誠敬固非容易做誦君佳句問其然因袖詩往見花潭曰見可久然字韻詩甚好且誠明事業已做了當至於告浩其天可久之學到此地位豈不可仰花潭曰元韻固非吾作也龍門不示和章而還云 出李清江濟臣瑣語

徐處士敬德唐城人卜居松都之花潭聰明剛毅有絶人之資十八讀大學遂靜室危坐專以格物爲事旣久取經傳讀之若有冥契於是益沉潛涵養以性理之學自任尤邃易經摳衣來講者不絶於

門性至孝居喪不食鹽菜家貧或違日不炊非立

屢空而常晏如也平生不作崖異之行與鄉人語

未嘗見其有異也以親命嘗赴司馬試其後不復

赴舉 中廟末年用大臣薦授 厚陵參奉不起

竟以布衣終惜哉所著太虛說原理氣鬼神死生

論等藏於家自號復齋學者稱爲花潭先生出魚叔權

稗官雜記

花潭遇山水佳處輒起舞出許草堂曄前言往行錄下同

花潭眉宇明快眼若曙星每侍坐必稱閔參判箕景

說公景說公常推尊花潭以爲眞儒正脉

庚子二月往松都遂傢花潭訪處士徐敬德數間草
屋搆在林下其精舍也余爲必未認姓名將記之
以作紹介事請筆則謂余速入速入相與再拜迎
坐于室郎書一絕以示之吟了有喜色某曰走有
志學問未知向方願得指南今將有年聞公篤學
力行優入高明之域思欲承顔以開平生之惑尙
未能也今日得接辭可償宿計也曰余有此名者
虛也君求道之志則實也敢不竭素蘊某問先天
後天理氣體用終始之理辨析詳明有如破竹又
問處身立心之要皆某所未歷到識了處某欲聞

其志仍問士生天地間不偶然致君澤民分內事
也古君子有以宇宙綱常爲已任者斯豈非得其
道不敢獨善而然耶或有懷寶遯世隱居而不仕
者無乃不可乎曰士之出處非一或其道可行而
時不可也則抱道而無悶者有之或民雖可以新
而其德未新則揣分而自處者有之或明君在上
可試所學而自放山林從吾所好者有之或其德
未盡新而生民失所不可坐視不得已有爲於世
者亦有之某曰然則公必居一於此願聞之莞爾
良久乃曰平生只讀聖賢書不習時尚學業尋不

利於有司年至知命久隔城市志已在此無敢望無敢望其容貌高古衣冠嚴偉已爲山野間老翁眞隱君子也引余賞花潭所謂別區佳地也嘯詠徘徊揖而退（出洪恥齋仁祐日錄下同）

八月再往松京初六日早向花潭先生家家橐馳橋邊僅蔽風雨引坐柳陰敘寒暄某欲學河圖洛書太極圖請公勿辭曰可矣暫討中正二字適以釋奧事講明論說不能悉也初九日花潭先生至余舍遂學河圖洛書太極圖及正蒙二篇討盡平生所抱相與長歎先生曰生長山林不得與同志者

論討足下去春來問心甚自負今又磨切如此不
意足下眞我友也十二日謁花潭先生學正蒙自
天道至大心篇先生曰此張子發洩神妙處非初
學能悟得也吾所說皆文字上糟粕若喫緊地則
須精思自得余曰金相慕齋薦先生若官之則處
之何居曰揣分量力雖小官不堪任幸蒙擢姑拜
命若不敢當亦可退也
辛丑四月朴希正民獻來訪曰徐生員使余作友於
足下且曰去冬陪徐先生講學或問大學先生曰
義理見存文字上都是這古人末梢緊要也是在

得底

甲辰初九日國善云去月君在驪江時銓曹擬除花潭厚陵叅奉而呈病狀不起何如余曰其意必有所自處矣善曰以古人出處論則亦有不自輕進者不知花潭人品幾麽地耶余曰昔在庚子年間嘗得見之然無識人之鑑未詳模捉也大槩其學初不自卑近踐履而向做上地達去他苦心極思精力累年知識開透故說理精通尤善於易他氣質沈靜而粹美也太輝亦云云

丙午七月十一日伏聞花潭徐先生訃音嗚呼慟哉

一國不幸哲人云亡斯文復喪吾何所依歸若愚者幸於庚子年兩度往來門下豈盡遂平生之願乎每欲再叨訓誨之列庶悟迷晦之心存誠不篤立志未確求道之懷終至枉擲泛泛悠悠以迄于今依前一般無狀人罪曷有極耶嗚呼已矣天之不佑東人至此痛哭奈何

壬子八月初九日有朴上舍淳字和叔者與豫叔見訪此人即受業於花潭先生者也因與討花潭所著理氣等篇這人所見非儕輩所及氣質粹美論議快活吾其幾失斯人矣

十四日朴和叔來見穩討張子太和篇花潭所見得
儘是自此做出來也
十月初三日送人希正取花潭遺稿來敬讀之益嘆
其命世之才經世之學也
答退溪書曰花潭誠吾東豪傑之才道德淺深雖未
可遽論然儘是知道人其可小之
先生酷愛山水嘗遍歷四方覽盡東海山川以自廣
所居花潭其源出於聖居山清紺渟滀環以小峯
卜築其中極其瀟灑逍遙自得如出世間人道其
朞年晬面盎背左右逢原觸處皆見可樂常吟弄

風月有吾與點也之氣象豈東儒錄下同

先生學旣成而學者猶未之尊之晩年稍稍進其門下而皆未得奉業嘗曰吾學皆苦心極力得之又曰人或以我爲治數學我非由數學而悟盖不可不知耳理之縱橫錯綜在數字又曰所貴乎容貌辭氣有法度者所以檢其內也若專務事外而不知大道則是不過可人而止此近來學者之病也又曰釋氏元不知造化又曰人皆欲長生而不知靜中之樂若吾胷中無事過一日亦覺無窮况百年乎果有長生已不足貴况無此理乎

張子所論淸虛一大此窮源反本前聖所未發也花潭又推張子之未盡言者極言竭論可謂極高明也 出朴思菴淳文集

鄭寒岡論 國恤復古禮書曰花潭之疏雖未入啓而論方喪古制之嚴實我東方前此所未有則豈必盡入 啓而後援以爲證也衰服之制取法天地具衰適版袵寓哀斬推扁之義此聖賢用意之勤而今皆掃之只用長布之衣有同庶人之喪服云云者乃花潭疏中惻切之論矣 出鄭寒岡述文集

趙重峯辨師誣疏曰惟其士禍甚酷故識微之士咸

謹於出處如徐敬德之遯于花潭金麟厚之絶意
名宦曹植李恒之幽棲海隅莫非乙巳之禍有以
激之也(朴祥力護善人而終身被斥徐敬德林億齡鄭之雲皆以傷弓之鳥見幽木而知避)
者也(○出趙重峯憲文集)

洪慕堂請賜院僕　啓曰花潭徐敬德守道篤學爲
近代儒林之表近來京中士大夫與本府諸生通
議合力於花潭上新建院宇近將訖功奉主而守
直之事茫無所措近來逆家奴婢在本府與海西
者量數定給以克花潭新建之直便當(出洪慕堂履祥文集)

徐花潭生質近於上知起自草萊自知爲學於邵易

尤邃其推出經世之數無一謬誤奇哉使生於中國薰染大儒函丈之間則其高明透徹不啻其所造而已知義易蹊逕者我朝一人出申象村欽文集下同

我國素無易學雖儒先亦無能啓發關鍵者所論述只文義之末爾花潭獨能遠紹康節直闖門戶可謂不世之人豪矣此解是我國諸儒所未發也指皇極經世數解

李靜存齋湛晩好讀易沈潛玩繹徐花潭遊太學頼然若一野夫公獨加深敬出海東名臣錄

徐花潭奮起寒微高節終始理數之學追蹤康節靜

菴以後無出其右出澤堂別集下同

東洲嘗言賢才弁世事不偶然率不一試此天也花潭做得則必速成而易敗退溪做得則必遲成而久遠

花潭講學專以周邵爲宗詩亦效法擊壤以金安國引薦授叅奉力辭集中酬和者李相國楘朴相國祐沈相國彥慶李留相龜齡金都事洪林正字詹沈教授義張教授綸趙上舍玉沈別提宗元朴叅奉漑而朴民獻頤正金漢傑士伸趙昱景陽金惠孫彥順以及黃元孫許太輝等疑皆從遊講學者

也(出明詩綜)

晦齋退溪進儀於 朝花潭聽松退脩於野以致聖
道復明於世(出朴南溪世采文集)

一從祀文廟議略　　　白沙李恒福

臣嘗聞徐敬德以聰明超邁之資生絕學荒莽之地
學務窮格知由思得斯可謂一䟽而造道者亦一時
豪傑之士也

一賜祭文(崇禎癸酉)

山河釀精挺生人豪聰悟夙成志行甚高茂叔胷襟
堯夫精神功存格致學究天人恩篤弟兄德化鄉鄰

屢辭徵辟自甘沉淪經綸莫施樑木遽摧 先朝褒
贈用托謚梅建字扁額後學攸式花潭風月宛然遺
躅 輦過今日興感于衷緬懷高風恨不與同茲遣
禮官敢薦泂酌靈如不昧庶幾歆格

賜祭文 崇禎再庚申

睠彼花潭哲人攸基猗嗟哲人德高道微清淑之質
盖得天賦窮格之學不待師授玩心高明察理鳶天
十翼妙銓我東一人志則高尚才實經綸不就旌招
甘心隱淪採釣克飢吟咏暢神珠藏玉蘊含章未宣
高風惟邈緒餘猶傳逮至于今爲式爲矜翼翼書堂

揭虔妥靈追惟德懿草木含馨逝斯亭高如見儀容粤惟文忠學術醇美若許與閔允篤操履德隣不孤合殿彌光遺風縱遠盛美愈長玆當 輦過緬懷伊人誠深式閭念切象賢聊擧醴薦以表予誠遍感有理尚歆予觴

花谷書院祠宇重創上樑文 潛谷金 堉

居是邦敬其賢者既尊百世之師因故廟易而新之何難一朝之攺非爲觀美寔出欽崇先生達識通微英姿蓋世天根月窟手探足躡之竟夫魚躍鳶飛格物致知之朱子常尋孔顏之樂處妙合程朱之緒言

歸而求之有餘三百六旬之自悟小者學而及大二
十五年而皆通蔚爲儒眞鳴於東國謂天降之大任
奈艮澤之難蒙名登薦書不屑辭於科目職辭寵擢
堅所守乎初心忠君孝親禮尤謹於瞀眼達理知命
意猶安於死生惟門弟景仰乎高山想杖屨陪遊之
舊地靈臺二樂則仁者智者花谷一區兮水哉山哉
立祠宇以妥靈齋焉如在開講堂而肄業盛矣若初
不幸兵燹之餘乃致崩頹之甚亦自漫漶難遜事神
之亦誠樑棟欹傾詎免尊師之欠敬其詎曰何必改
作所惜者不承權輿日吉辰良巳協龜筮之卜時和

歲稔亦云人役惟閑豈士子之獨趨並民庶而咸集
得大木則喜方審面勢高壓爲巨室而咸行見眼前
突兀茲當隆棟之舉用贊兒郎之拋拋樑東遙瞻三
角在天東高山仰止垂千祺易已東焉吾道東拋樑
西簇立奇峯松岳西君子惜陰當努力長繩難繫久
陽西拋樑南百花潭在院之南天光雲影水鏡裏巖
作奇屛還繞南拋樑北先生眞宅豊碑北依然函丈
不違顏嗟爾諸生如拱北拋樑上明明上帝臨于上
嚴恭愼莫貳其心天不甚高頭以上拋樑下清溪流
出青山下斯須入海濁如涇君子由來惡居下伏願

上樑之後禮儀益明道學愈盛春秋俎豆勿替享祀
之儀冬夏詩書更勉絃誦之習緇帷絳帳橫組帶而
飄飄壯海西河擁青衿之濟濟升堂入室無非德行
之賢甲第高門總是廊廟之器來佐　聖朝新化以
成熙代文治

花谷書院釋菜祝文

發揚聖蘊垂教無窮式虔享祀永世是崇

祭文　　　　　　　　　　沂川尹孝先

青丘文敎肇自箕疇千數百年邈無好修逮于麗季
粤有圃隱尋程朱緖述孔孟訓堂堂　聖朝靜菴復

作人知秉彝士有立脚惟我先生神崧之英欲致其知自明而誠數通天地學紹圃靜葛巾身老花巖迹屛達施雖嗇令聞則永禩將孤露夙慕淸芬師先生徒誦先生文中途多難文喪人亡更從嗣子獲覩遺藏一部二通精義妙道萬卷奚多千金匪寶謹撰小跋聊表鄙忱今玆處告尚其昭格冥冥有佑永永無斁

訪花潭徐處士　　恥齋洪仁祐

舊聞花潭君子居欲談高趣數年餘細雨東風松戶寂主人心事問何如

次韻寄可久　　龍門趙　昱

百花潭上坐垂綸擄有林泉亦未貧披閱圖書心似鏡品題風月筆如神袖中間却陶甄手物外超然快活身問舍求田吾欲去勝遊追逐可無人

寄贈可久　　前人

毎欲裁書寄草堂臨風回首意空長一時美譽無多取千古沉迷合更張物外安心忘適適人間騰口笑凉凉却憐飄泊身如客問道何從返故鄉

二

收取閒身卧草堂四時流轉興偏長春深花逕霞光

爛秋入楓巖錦帳張雪夜丹爐常自煖炎天水石却
生凉靜觀物化忘言處誰與分歸道德鄉

三

曾携布被宿閒堂目擊知君道味長園圃似聞多曠
廢溪山應恨少鋪張久嫌塵濁薰心熱却憶松風滿
意凉仍想潭邊花欲發更於何處訪仙鄉

四

知君學到無疑處又近宣尼耳順年禮樂固應歸制
作聲名久已屬流傳吕衡摘埴難追步敢望披雲更
見天道妙從來非少得才如顏子費鑽研

書徐處士花潭集後　退溪李滉

末世天無改吾東聖欲居魯風猶可變箕訓詎終虛
前輩文華勝今人術業疎有誰能自奮躬道向經書

二

嘆息花潭老于今永我疎抗身依聖哲觀物樂鳶魚
不藉彈冠手寧抛帶月鋤當年如得見勝讀十年書

三

獨厲頹波泳聖涯林居如得見誰何數窺(一作窮)億世
猶看掌學泝千年欲擅家似董潛猶下帷讀如曾狂
不倚門歌吾生又末斯人見自恐平生虛擲過

徐處士花潭舊居

徐老今爲鶴背身藏修遺迹捻成塵何人爲尋花潭院心緒相傳更幾人

吟示諸君　　河西金麟厚

珎重花潭語淵源千載儒膽來深有警免落一邊枯

遊花潭贈徐時遇應麒先生子　　栗谷李珥

至人觀化後有客雨中遊道在岩阿潤雲生野逕幽石苔隨意綠山澗盡情流逢君問先跡更喜典刑留

過花潭有感　　梧陰尹斗壽

春去花無在沙崩潭又湮佳名定何物世事果誰眞

舊戶屨空散前所草自新徘徊不能去山雨墊綸巾

送崔汝以天健出守松都　月汀尹根壽

潭面花開磵谷香招人曾此日相羊荒墳寂寞精靈在秋菊寒泉試薦觴

拜先生墓下有感　慕堂洪履祥

平生夢想始來叅山似圍屏水似藍欲識當年真樂地一天寒月照空潭

花潭　簡易崔岦

先生昔傍名山居不見先生尋故墟合有神仙共宴息何曾厲鬼煩驅除後天學了弄丸處經世書成觀

物餘山靈倘亦記此事豈今客子空躑躅

花潭　　農巖金昌協

清溪發源深百折度山阿綠渟遂成潭白石旁磋磋
上有蒼石臺狀几若陳羅聞昔徐夫子於此舞婆娑
冥觀洞元化眞樂不奈何風霆弄一九金石發浩歌
甑塵雖日積靈府自天和遂令東韓士尚標西洛窩
睠言歌考槃永懷碩人邁煙林弄好鳥雲壑蔓春蘿
點瑟雖未皷冠童且互哦所愧未聞道再來鬢已皤
仰止今何處五冠高嵯峨

謁花潭書院　　三淵金昌翕

東方實函莽一 有英邁士玄通自髫齡妙契羲卲旨
周遊六六宮欻然一楊疏資深始居安息飢飡林水
天磨有餘麓窈窕小山峙金潭匯澄碧野色限於此
兹爲考槃所浩然以樂死釁院舊暠仍有過輒仰止
霜天肅余衿石瘦老楓紫臨川想寒飄蔭丘撫幽履
墳高白雲上碑古綠蘿裏低回未云已小磯累臨跂
清虛澹無朕潛泳會眼耳存期逝斯亭有客亦千里
靜數潭中魚寧知我非子先生其緬矣餘玩則斯理

花潭先生文集卷之三終

嗚呼先生姓徐氏諱敬德字可久卜居五冠山中有
潭曰花潭有巖曰花巖而用潭巖爲號以是學者稱
花潭先生復齋又其自號也其先唐城人考諱好蕃
妣韓氏韓氏嘗夢入夫子廟而有身以弘治己酉二
月十有七日降先生于松都禾井里第從夙齡入林
徵不起己卯賢良之舉後傑彙征而亦不肯就一中
上舍之科遵母志也　恭僖　榮靖兩朝之喪皆依
制持齋衰三月服嘉靖丙午七月七日昧爽卒于潭
舍享年五十有八歿後　贈以議政府右議政謚以
道德博聞之文淵源流通之康曰文康嗚呼　榮靖

我東大聖之主也先生以大賢之資其生適丁　榮
靖之朝　榮靖嘗虗台鼎之位而庶幾夢卜之求
榮靖卽位一年而賓天於乙巳先生年未耳順而觀
化於乙巳之明年天之生大賢也若有爲大聖而大
聖大賢竟不能各遂其志乃如是冥漠於一時誠未
可測者天意也嗚呼先生之學一於誠主於敬且以
格致爲先有一字不窮更思他義不得知之之至力
行其所知之志嚴立課程進進無已及其有成則用
夏不變快造所期陽剛立於內粹容著於外中和立
其本詩書飭其躬不以貧賤動其心不以威利撓其

志一生林下俯仰今古凡天下艱深之書一閱輒曉而卓爾之識殆無等倫尤邃於羲文大易皇極經世等書而前知之妙千載罕聞嗚呼先生之自許則曰見到千聖不盡傳之地頭東人復有言曰先生學不下横渠數不讓康節奇哉高麗氏五百年立都之鵠嶺又能毓精孕秀而降如此名世之人豪也盛矣海外鄙夷之邦生如此續不傳之大儒也雖然叔季之世吾道大剝不學其學不嚌其胾孰有眞知先生之貴者哉嗚呼小子足及於習齋閔氏之門閔是受業于先生者也粗聞閔氏之所得於先生之緒論則先

生寔我祖師其景慕先生之道德文章彌有切於他人者矣兵火之餘書籍散亡竊以不獲見先生著述爲痛恨閒求遺稿於嗣子龍潭公則出示二册詩與文乃其門下朴公頤正許公太輝所裒集而龍潭之早孤也亦多有遺失不收者云可勝惜哉悼旣往之不追圖服膺於來日遂請同志閔公惟淸而傳寫之愛誦而敬藏之以爲斯文之大寶焉嗚呼昔者亡友楙汝健言花潭先生一部兩卷書勝如他儒數十卷書誠哉斯言也此兩卷書實非小儒所可窺覷其微奧而學者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焉爾萬曆辛丑季

夏戊寅後學沂川尹孝先謹識于後

嗚呼先生以道德文章晦迹於林泉之下其所著述若原理氣理氣太虛等說及皇極經世數鮮發前聖所未發之旨推演象數之妙闡明奧義開示幽賾大有功於後學誠不可以泯沒而無傳也在昔文集刊行于世雖以小子之晩生孤陋不得親炙於當時而亦知吾東方生此大賢也不幸兵燹之餘書籍散亾竊以不得復見是集爲痛恨遍求於士友間得此遺稿捐公廩募聚工匠若干手登之梓以壽其傳若論其先生心學之正窮格之極致則非鯫生末學所可

得以窺其涯涘也時 皇明萬曆紀元之三十三年
乙巳暮秋朝散大夫行殷山縣監洪霦謹識于後
花潭徐先生資禀英睿學究天人寔我東之邵堯夫
也第其著述不多只有文集一册行于世惟此零星
文字非可以盡知先生者而又其編次無倫脊板本
甚漫漶不成規模尤可惜也用謙竊不自揆改整編
次手抄一本以爲覽玩諷味之資且擬早晩或得事
力則將剞劂而布于世焉嗚呼世儒多病先生之學
偏於象數一邊不以醇儒待之而不知先生不由師
承探賾道微有非循常依樣者所可及世儒固陋其

安能窺闖先生之閫奧也歲乙卯用謙西遊舊都至于花潭之上挹高風而拜遺祠盖徘徊躑躅久而不能去今於斯役重爲之追憶興感也

上之二十八年壬申陽至前二日後學安東金用謙盥手謹書

我箕子洪範一書叙天人之道揭示作聖之法而要其歸在一思字由前而堯授舜曰執中在後則孔詔顔曰克己皆關思字上明工夫表裏箕範至於朱子大學問箋註經傳功存繼開究其所以致此則亦只是原於思想其山夜思索杜鵑聲苦其求道之始用

心之力何如也若孔子所言終夜以思不如學是爲思而不學者言孔子旣曰學而不思則罔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也者心得之謂也心之官思思則得於道不思則不得於道所謂主敬亦以思之主一而名言不有思焉則敬安所用哉此箕範之本旨也我東學者推靜退二先生爲首花潭徐先生生於其間二先生理氣說之互有得失有栗谷文成公之論而其所自得則歸之先生與靜菴盖亦推許之意在其中也吾祖月汀公嘗朝 天
天朝學士有問傳箕子疇數孔孟心法者則以靜菴

諸賢與先生爲對而曰徐某講明性理之學而數學尤精此盖當時講定於退溪者而退溪他日傾嚮先生甚其著於吟詠者可見則世儒之或以先生之學偏於數而少之是不知也數者理也學焉而不知理則烏足謂學孔夫子繫易之辭是數也設夫子無刪詩述禮之事而只易繫見傳則其可以學數而少夫子耶先生早時精思者二百一朞自通曉遂知書之可以思得盡書天地萬物之名思之忘寢食以至貫徹朱子嘗說學者先識得字義然後因從此尋箇義理觀於先生信然今集中原理氣等說皆先生思得

之言也其上 孝陵擬疏論喪制不古之失要復三
代之禮者辭旨懇惻令人感歎先生之學亦何嘗偏
於數也如使先生致用於當世則其嘉言至論之上
陳於 黈纊裨益於世教者必不小而庶幾斯民蒙
其福矣惜乎其未也先生遺集舊有板本在書院今
皆刓缺舊都多士圖所以重刊進士韓命相幹其事
韓君致多士之意謂余平日知尊慕先生屬以題跋
旣辭不得則輒書是說附之卷末俾知先生之學卽
箕子之學而學者求所以為先生者而學焉則庶其
有得於作聖之門路云爾龍集上章攝提格七月朔

日乙巳海平尹得觀謹書

文集之刋所以壽其傳刋之而不精不詳則其傳不壽與不刋奚異哉松京舊有花潭集板本而編次失序字行欠精加以歲久點畫又有遺失而未及盡載者豈非斯文之所可恨者耶余來佐府慨然思有以新其刻矣會金生聲始得嘐嘐齋金公用謙氏所編一本來示余受而讀之則序次得正凡例儘好眞可謂先獲我心矣遂與府之多士謀以付剞劂更取後賢尚論之語添載遺事中又別爲年譜及門人錄以附之合爲三編其亦庶乎致精詳而壽其傳者歟工

告訖進士韓命相馬之光要余識其顛末余辭不獲

略叙如右若先生之盛德邃學有非晩生所可窺測

令不敢僭論云

上之四十六年庚寅閏月下澣後學平康蔡緯夏謹

識